橄欖
OLIVE



19



" . . . . . By what reasoning is it possible to convince oneself that the planned **destruction** of the spirit and body of the Church under the guidance of atheists is the best way of **preserving** it? Preserving it for whom? Certainly not for Christ. Preserving it by what means? By **falsehood.** But after the falsehood by whose hands are the holy mysteries to be celebrated? . . . . . "

– Alexander Solzhenitsyn –

" . . . . . What can we do in such a situation? Say: all or nothing? Attempt to go underground, something unthinkable under a regime of this Kind? Or again, subscrible in some way to the system and exploit the possibilities which are still permitted? The Russian hierarchy has chosen this second solution. From this, today flows all the evil which with justice you have described and also all the evil which you have left unmentioned. But it has no other choice . . . never has one seen human conditions as peculiar as ours."

– Sergii Zheludkov –

東歐國家的宗教政策（上）

前言

本文是探討一些東歐國家對教會的態度及所採取的政策，與及在共產主義影響之下教會的遭遇。我們試圖追溯蘇聯、波蘭等東歐國家在赤化後宗教政策的實行、演變和發展。

讀者會發覺，不同地區的宗教政策，都有其不同的特點。究竟政治、經濟、社會的變遷在國家政策及教會生活上有甚麽影響呢？東歐的教會是怎樣面對政權的挑戰呢？盼望這篇文章會幫助我們認識，並激起我們認眞考慮可能面對到的思想和政治環境的挑戰，並體會地方教會如何面對不同的政權。

部份讀者可能會認爲文中所提及的教會在我們眼中是持不純正信仰的教會，不過，我們的焦點並不放在教會本身，而是嘗試探討國家對宗教所持的態度和施行的政策。

東歐國家對宗教的看法及其基本政策

東歐國家的宗教政策，一般都可以反映其反宗教的情緒。他們受到馬克思、列寧、史太林等的寫作影響，視宗教，特別是國內的基督教爲迷信，是統治者用以欺騙及壓迫人民的手段，是阻礙共產政權建立其「公平和自由」新社會的障礙。

馬克思認爲「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恩格斯認爲基督教所信奉的「唯一而全能」的神，是人對自己一個抽象構思的反映；列寧則認爲信仰是一種「精神壓迫」，使窮乏勞苦者對其環境屈就忍耐；史太林認爲共產黨對宗教不能採取中立態度，必須努力加以殲滅。他們一致認爲人民美好的生活必須要經階級鬥爭，使人民從被剝削的罪惡中解放出來，只有解放才能使個人找到人生的意義，快樂和滿足；這觀點成爲了共產主義國家的基本原則，因此亦間接促成了教會與共產主義國家發生衝突，形成了東歐國家消極與積極的攔阻教會的建立及發展。

鄭志樑

為方便讀者的閱覽，編者將蘇聯及波蘭國家在不同年代所採取不同的宗教政策，列表如下：

蘇聯

1917 年	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布爾什維克政府實施對宗教加以壓迫： ⑴將國內所有學校教育統歸政府管理。 ⑵將教會所佔有的地方國有化。
1918 年 1 月23日	面臨東正教會的強烈批評及詛咒，政府制定法例，調整國家和宗教團體的關係。 ⑴教會與國家分離。 ⑵在蘇聯境內，不得設立地區性的法規，以限制人民信仰的自由，或使人民因其宗教信仰而得到任何好處。 ⑶人民可以表明其宗教立場，因承認自己有或沒有宗教而失去任何權利的情形將會被廢除。在一切公文中，禁止提及人民的宗教信仰。 ⑷政府或其他公共機關的活動，不得附有任何宗教禮儀。 ⑸宗教儀式的擧行只限於其不影響公衆秩序或不侵犯蘇聯人民的權利。否則，地方機關有權採取任何措施，以維護公衆秩序及安全。 ⑹任何人皆不可以宗教信仰的理由而逃避其作公民的義務。 ⑺宗教誓言一律取消。若有需要，莊嚴的許願將取代之。 ⑻惟公民機構可以執行公民法例的行動。 ⑼學校一律與教會分開。在各州、市或私營的教育機關，禁止將宗教列爲普通教育。惟人民可以將宗教作個人的授受。 ⑽教會或宗教團體俱受私人機構及工會的法例管制，並禁止接受市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津貼或援助。 ⑾教會及宗教團體禁止強行收取款項，或對其會員施高壓政策或懲罰。 ⑿禁止教會或宗教團體擁有資產。該等團體無法律的地位。 ⒀凡教會及宗教團體的資產，一律成爲公衆資產。地方或中央政府將會特別考慮批准宗教團體使用某些建築物作其宗教崇拜之使用。 上述法例制定以後，牧師的選擧權被取消，領取食物及子女受教育的權利亦被取締。
1918-21 年	蘇聯發生內戰，當時政府爲求得到社會各階層的人支持，放棄實施 1918 年所制定的法例。
1920 年	政府爲贏得宗教人士的支持，通過一項法例，將部份耕地轉交宗教團體的手。內戰期間，政府盡量避免與宗教作正面衝突，只從經濟及社會各方面去削弱教會的勢力。
1922 年	內戰結束，政府重新對宗教團體進行壓迫，強迫宗教團體對國家絕對依從，凡意見相左者，政府均用武力殘殺對付。 1917-23 年間，超過 1.200個牧師，28個主教被殺。部份不屈人士，轉向地下教會發展。願意降服者，政府視他們爲私人性質的團體，有行動的自由。
1925 年	無神論知識份子擧行了「無神論者戰鬥聯盟」(LEAGUE OF MILITANT GODLESS) 的會議，提擧對宗教團體及宗教信仰採強硬的政策，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後來，由於其政策未能配合政府的農民政策，因此26年以後政府將宗教政策歸回國家統核。
1924 年	列寧逝世，蘇聯內部發生權力鬥爭，史太林上場，推行列寧一貫的宗教政策。
1928 年 4 月	制定「宗教團體」(LAW ON RELIGIONS ASSOCIATION) 的法例。
1928 年10月	發表了「人民內務委員」的指示 (INSTRUCTIONS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THE INTERIOR)，加強四月所制定的「宗教團體」法例，這兩項法例，共包括超過六十項條文，以限制宗教的活動，及釐訂信徒的權利和義務。當中包括： ⑴凡宗教團體或信徒組織，於該城的宗教事務委員註册後，始能開始其活動。 ⑵凡欲註册之宗教團體，必須至少有二十名發起人，並須塡妥呈交由首相議會之宗教事務永久委員所發表之表格。該註册委員有權删除宗教團體行政組織之任何成員。

(3)禁止宗教團體設立兒童遊樂場、圖書館、閱覽室、精神病院及爲兒童、年青人及婦女組織任何祈禱會、聖經班、文學研究班、縫紉班、宗教教育或活動。惟有在宗教進行時必須用的書籍始能存放於禱告之樓宇。

(4)牧師、傳道及輔導者之活動，只限於其會員之居所，及其禱告之樓宇所處之地區內。

(5)禱告之樓宇唯於該城之宗教事務委員之批准下始能給予信徒使用。

(6)宗教團體之會員及信徒，可自願集款供其禱告及宗教物產保管之用，並該團體行動活動之費用牧師薪津，惟不得作其他用途。

上述條例發表以後，政府對宗教活動管制更爲嚴厲。這些條例更成爲蘇聯日後的基本宗教政策。

1929-41 年　史太林進行清黨，將國內可能反動的人，予以殘殺，此時教會受逼害甚深。（政府對宗教人士的壓迫，有時更遠超29年法例所制定的。）

1941-59 年　德軍入侵，政府暫時擱置宗教事宜。

由於當時部份宗教人士願服從政府的命令，而政府又需要宗教人士合作，因此這時期國家和教會有一「協調」的階段。這種關係一直維持了將近十年。

1959 年　克魯曉夫上台。在五年內，他連續推行了一連串劇烈的反宗教活動，政府嚴厲執行了 1929 年以來所制定的法例。實際上，政府對教會的攻擊，有時更遠超法例所制定。

(7)「父母若勉強子女進入教會」。

(8)「十八歲以下青年人若加入任何宗教團體，或參與任何宗教崇拜」。

(9)「牧師向超過三個人同時講道」。

(10)「對小孩子講道」。

以上四者均被視爲違法。

1962 年　政府下令「　在宗教儀式進行的掩飾下，影響個人或市民權利者，均要受罰。」這條條例，被理解爲嬰兒受洗或禁食，爲威脅個人健康的宗教儀式。

1964 年　布里滋涅夫接取政權，宗教政策稍趨和緩，1929 年以來所釐定的法例，只是理論上執行。

1966 年　政府發表了三項佈告，對於某部份宗教條例作詳細的修訂和嚴厲的執行，凡不遵從者，政府採取一貫屠殺、逮捕、拷打和行刑的壓迫方法。

其間，政府推行了「反不事生產」（ANTIPARASITE）的法例，對牧師等一一加以批評、懲罰，以減少牧師、傳道人的存在。

波蘭

1945 年　波蘭人民民主共和國成立，終止自 1925 年以來與教廷訂立的契約。

教廷拒絕指派教區主教往波蘭從德國所取回來的領土。

1948 年　"CATHOLIC ACTION" 及數個教會組織被宣佈爲非法。

波蘭大主教指責政府壓迫宗教。

政府反責教會對新政府存有敵意。

教會及政府多次嘗試達成協議，均告失敗。

1948-55 年　1953 年波蘭大主教韋辛斯基被軟禁。

48-55年間，爲數約二千名教徒被捕下獄，學校的宗教教育受到禁止。

1956 年　波蘭發生群衆暴動，土地集體化受到抗拒，郭繆加再度出任黨第一書記，實施自由化政策。

十二月發表與教會訂立的聯合公報：

——政府強調將盡力掃除宗教自由的障礙。

容許學校的宗教教育在課程以外非強迫性地推行，宗教教師可從教育部支取薪金，學校當局將方便學童在校外的宗教活動，政府撥款一千七百萬鎊以推行宗教教育。

——教會承諾將支持政府去建立一個法治公平，和睦的社會，接納目前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接受政府在委任主教人選方面的影響力，宗教教育的課程須經教育部核准。

教會在建立新教堂方面，受到嚴厲限制，很難得到批准。

1961 年　再度禁止校內的的宗教教育。

1970 年　基力克成爲新領導人，推行與教會關係正常化政策，在教會支持現有政制的大前題下，繼續宗教的自由，肯定教會與社會的價值。

1978 年　波蘭樞機主教出任教宗，政府放寬出境限制，讓信徒參加即任儀式，政府領導階層也有出席。

東歐各國的宗教政策及其動機

蘇聯：

要認識蘇聯宗教政策，可回溯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政府上臺後的情況。列寧等人把教會與過去沙皇壓迫的統治認同，認爲俄國教會是推行建立新政的最大阻撓，教會沒有投入建設蘇維埃主義與文化，因此與蘇聯的統治絕不能妥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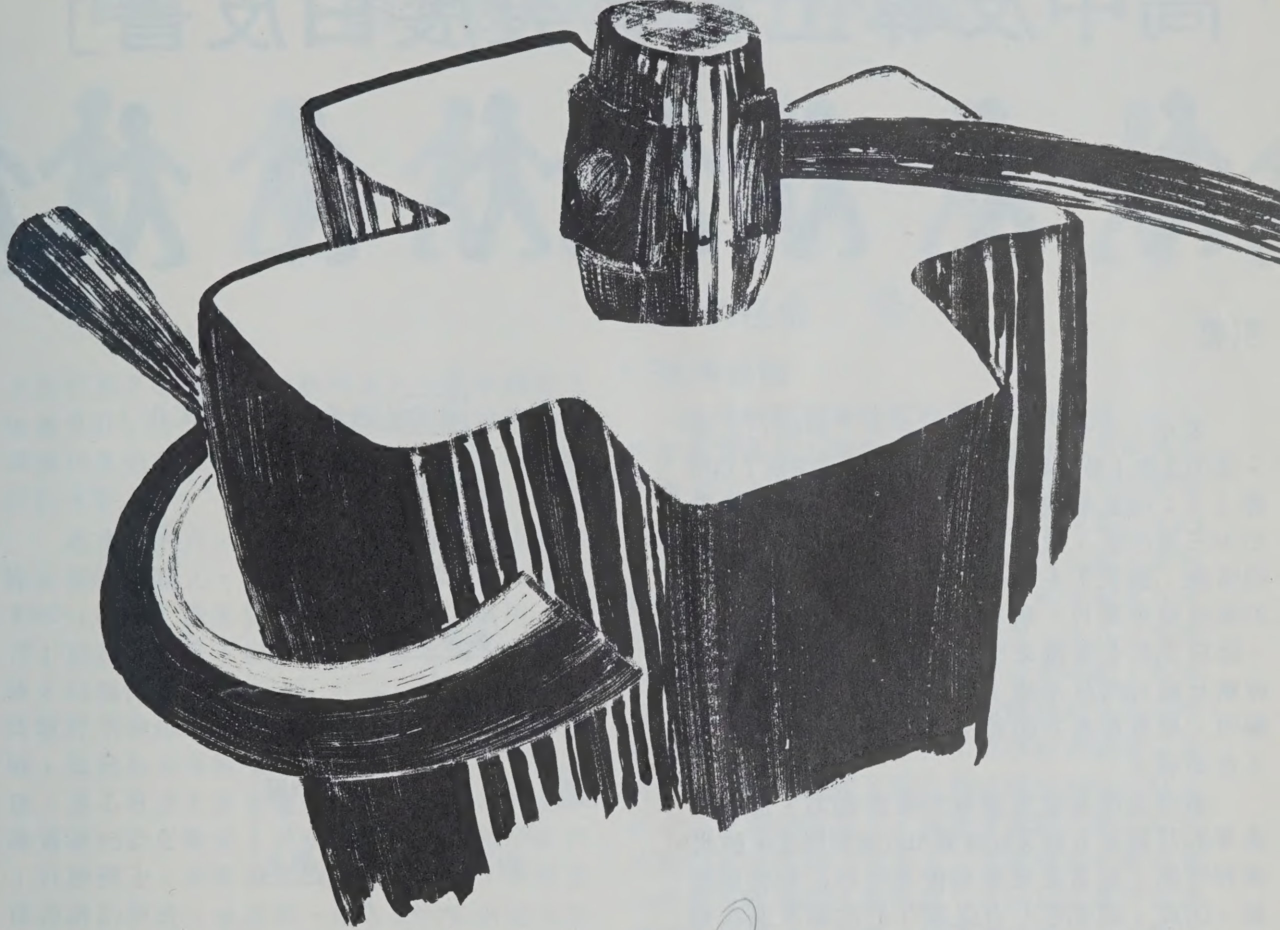
自一九一七年起，蘇聯政府就開始有反宗教，鎮壓教會活動的行動，但正如列寧的見解，鎮壓宗教的組織，並不能消滅宗教的信仰，反之，鎮壓更使信徒連繫、同心持守信仰，所以近年來蘇聯的領導階級已轉向了一個較平靜及較長期的宗教政策。

這政策首要是宣傳「科學無神論」，提擧科學爲先進、可證明，而且是合乎人道的方法，而信仰則是落後和無知。第二就是要操縱和管制所有的宗教組織，並盡量減少宗教的影響力，青年人被禁止參與宗教活動，使教會失去了接捧人。此外，赫魯曉夫等曾推行一些非宗教信仰的活動以取代信徒的敬拜生活。

推出諸般政策的原因，其一是要保持國內外的安定合一，因此政府與信徒盡量避免正面衝突，基督徒的罪名往往只是「參予反對政府活動」。政府認爲教牧或傳道人是社會經濟的寄生蟲，建立教堂等事工足以浪費國家的財富，因此便藉言爲了保障人民生活水準，需要重新分配資源，便向教會施行壓力，教會被控告爲欺壓無產階級的團體，這政治控告爲政府大開反教會行動之門。

但多年來蘇聯政府對付教會的政策並不一致，時間、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的因素，都對政府政策有所影響。政府或積極打擊教會的發展及活動、或消極的監視教會，或利用教會用作鞏固國家團結。政府的手段包括在教會分裂中介入，以便影響教會內的團結及組織，六十年代浸信教會的分裂便是個例子。然而，政府可能爲要討好其他自由國家，或避免其他共和國與中央分裂的緣故，因此間中亦採取較溫和的手段對待教會。

再者，蘇聯領域之大及其中央集權爲宗教政策的實行帶來困難，在一九六六年設立的宗教事務諮詢會（ COUNCIL OF RELIGIOUS AFFAIRS ）擁有很大的權力執行中央的政策，但中央指示的傳遞並不是那麽有效快捷，縱然政府推行法例的方法是快捷有效，但政府也不能癱瘓基督徒的活動，在蘇聯的社會，出現了一班要求人權與自由的離心份子，雖然他們的影響力未致帶來執政方式的改變，但他們的出現亦表明了蘇聯社會未來的變遷。



波蘭：

波蘭國內教會的情況比其他華沙公約國家特殊，波蘭自一九四四年採納社會主義以來，國內並未有切實而鞏固的政治行政力量，波蘭的人口絕大部份是天主教徒，連執政的共產黨員在一九六八年也聲言接受「作個波蘭人就是作個天主教徒」(TO BE A POLISH IS TO BE A CATHOLIC)這個民族觀念，一九七一年的統計顯示，百份之九十五的波蘭年輕人——包括共產黨員的兒女——在教會領洗。國內只有百份之三的人口不是天主教徒。這是由於波蘭千多年以來國家與教會有著唇亡齒寒的關係，國家對教堂的設立及經常聚會沒有太明顯的阻攔，教會擁有強大的影響力，但並沒有設立神學院造就教徒。

「近年來，教育的問題與其他主義與宗教的衝突日漸增多，波蘭政府對宗教教育的管制引起教會的不滿及信仰上的分歧，另一方面，隨着城市的發展，農夫及曾受過較高等教育的人也逐漸減少參加聚會的次數。看來，波蘭教會的發展會逐漸受到政治及政策的影響，而有危機。

註：(下期將會繼續討論東歐其他國家的宗教政策。)

○ 專題小組

從

「高中及專上教育發展白皮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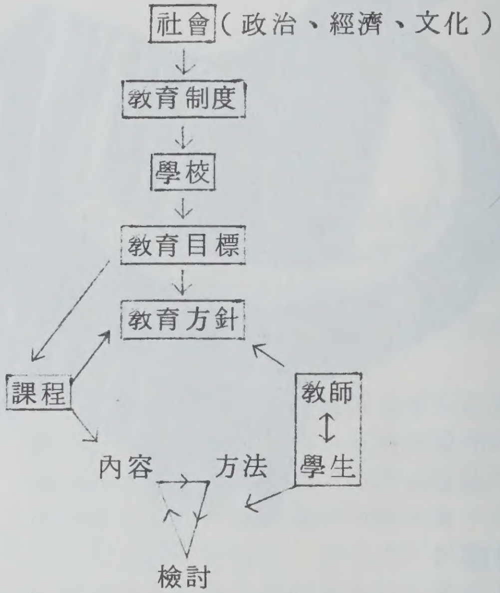
引言

本年十月十八日，港府發表了期待已久的「高中及專上教育發展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由於綠皮書於去年發表時，政府曾提出中三淘汰試，及否認對專上學院發展及資助的承擔，備受千夫所指，因此使到「白皮書」的面世更形觸目。無可否認，在過去十年以來，政府爲配合香港未來的經濟、社會、文化等發展及應付內外不斷上升的需要，已在房屋、福利、教育等各方面着手制訂較長遠的政策和工作目標。

教育是推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但教育政策的目標及方針又往往要和社會型態及經濟結構相呼應，前者甚至要爲後者的存在和發展服務。因此，要剖析「白皮書」的內容及基本精神，以明白香港教育的本質，必然要連結到分析香港的社會分層、政治經濟架構和政府的統制政策。誠然，評價一套教育政策，不能完全撇開在現存架構底下，實際的社會情況和需要；但倘若這政策沒有一個肯定人類尊嚴、顧及全人發展的理想教育模式（IDEAL EDUCATIONAL MODEL）作爲指導方針和衡量標準，教育最終只會淪爲配合社會、經濟需要的「知識的傳授」而已。

教育的目標

要明瞭香港教育的本質，先要掌握港府對教育目標的理解和各種影響教育政策的因素。以下一個簡圖，表示學校、教師、課程及教學方法、教育目標在整個社會層面的相互關係：



如圖所示，教育目標（AIM）的制定是完全決定於社會的需要，包括政治、經濟、及價值觀（如文化、道德），在方向和結構上，整個教育制度都朝着香港社會的政治及經濟需要，更藉着香港人現有的文化及道德加以鞏固。換言之，學校不單是一所教育機構，也是政府的統治和社會控制的工具。在政治方面，香港仍保留殖民地統治的本質，在經濟制度上，可算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因此，香港教育目標和政策的制訂者是政府、官僚層及資本家，他們也是這制度上最大的受益者。今年的綠皮書就曾明確地指出，政府在制訂資助的專上教育政策時，很大程度決定於「社會對具備良好普通教育或專門學歷人材的可能需求，及本港經濟能

看　　香港教育的本質



力能否爲此等受過高深敎育之人士提供滿意及待遇良好之工作」。這種從經濟角度着眼、強調實用價值的教育方針，淸楚地反映了香港教育的本質。

在今年六月，立法局討論高中及專上教育綠皮書的會議上，非官守議員胡文瀚（ALEX WOO）指出「綠皮書」的着重點是「實用」與否；爲甚麽政府不提倡着重啓發智能、開濶及通才的敎育（LIBERAL STUDIES），而當時教育司陶建的評論是「無休止的專上敎育發展，很容易會導致另一種社會不滿」。言下之意，是不希望太多有學問的香港人，爲的是保障香港的安定繁榮；在政治上，鞏固統制政治；在經濟上，穩定海外投資者的信心，繼續發展香港的經濟，使政府、資本家可套取更大的利潤。正如白皮書所提到「假如專上學院畢業生過多，而未有機會找到能夠發展所長的職業，或學非所用，則結果可能產生社會問題。」爲何會產生社會問題？因爲政府理解「很多年青人寧可繼續攻讀全日學術課程而不開始投身工作」的原因，是因爲前者是職業和較高入息的保證，旣然社會未必能吸收大部份專上學生，使到此等知識份子因失望而感到不滿，政府便要考慮限制專上學生的人數，以「維持社會內部穩定」。究竟這種敎育方針，是表現出政府的短視，看不到敎育對社會進步的貢獻，和敎育是政府對市民權利的一種尊重，抑或是表現出政府有意透過一特定的敎育水平，控制一般群衆的文化意識，防止普遍意識層面出現整體性的提升，由此而鞏固了殖民統治政策的一種政治、文化壟斷的手腕呢？

教育的任教

㈠經濟掛帥

港府將其發展敎育的積極性表達於一九七四年所實施的九年免費敎育，至今年十月的白皮書，在高中敎育方面，提出一九八一年將會提供60%之中四學位，一九八六年提高至74%（加上工業學院中三以上程度學生合計，將分別爲73.6%及97%）。由於「政府不擬將九年免費的基本敎育延長」，透過於一九八一年開始實施的一項中央甄選及學位分配制度，將會有百分之四十的中三學生不能繼續其文法中學的敎育，其出路只有進入工業學院或就業。爲何需要中三甄別試？從目前當局所提供之百分比（加上其他因素），與將來實際入學之百分比比較相信差距不會太大，而經濟亦不應成爲決定學位數額的主要因素（至少白皮書沒有強調財政問題）。那麽，甄別試就眞的只爲甄別，甚至「淘汰」而設，而這種考試一直被批評爲將升中試的破壞性和壓力延伸至中三，導致中學生得不到正常的智育發展，製造因考試而來的假象和理想的失落。

政府爲何仍要設立這種考試？爲何之前要有九年的免費敎育？白皮書解釋九年免費敎育的目的：「…九年強迫和免費的普及基本敎育，可使兒童在未到達可以投身工業或一般行業工作的適當年齡前，能繼續在學校接受敎育」。白皮書所提的初中敎育的內容着重工藝及職業訓練，就是以後的中四、中五課程亦將會注重實用及工藝科目，政府亦會提供必須的資源以鼓勵學校提供實用及工藝科目。這種敎學內容切實地配合了敎育政策的方針：「香港希望引進各種多元化和精密技術的工業，故須確保有足夠具備這方面資歷的人才，以應所需」。



原來九年的基本教育，爲的是培養一群可投身工業，適應現今工業多元化的青少年群衆，經過甄別後，部份要被淘汰至勞動階層，成爲香港工業發展的基層動力。鍾士元曾經提出香港需要一個工業人力分層的模式：「第一層是工業組織高級階層，第二層是中級階層，負責推行第一層制訂的管理政策，第三層是操作人員。」而這個分層的底部，估計佔工業人力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鍾氏亦謂在未來十年內，工業勞力將達一百五十萬人。

九年免費的基本教育之後，通過中三甄別試，政府將成功地引帶一群受過初中教育，能掌握基本機械概念，有條件受更高工業訓練的青少年進入勞工市場。因此「白皮書」所帶出的教育目標是「現在」，並不是「將來」的，將整個教育質素都集中於技術及職業訓練，所謂「擴大課程的範圍，更着重實用及工藝科目」，然後以考試將人分級分工，爲擁有大部份生產資料的資本家賺取更大的利潤。經濟發展需要普遍知識水準的提高，這是必然的客觀要求，但却絕不應是教育的目標。鼓勵學子加入工業，應該是在提供健全和足夠的教育底下，由政府、工業家宣傳正確的工業意識，使學生在明瞭自己興趣和能力之後，作出對自己負責的職業和以後發展方向的選擇，這才是「接受教育與否純出自願」的表現；而在現今政策底下，一名中三學生深受甄別試的壓力和課程的局限，是無法明白和發展自己的興趣與職業取向的。因爲要保證有一定數量的工業人力投入生產而犧牲別人的智育人格發展，甚而內化一套「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競爭意識，是公平和負責任的表現嗎？

(二)維持社會的階級性

基於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競爭的社會，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是必然也是必須的社會型態，以方便資本集中，人力分配和透過內化的階級意識，穩定社會內部的運作和秩序，白皮書所提的高中及專上教育同樣是擔負者這維持社會等級的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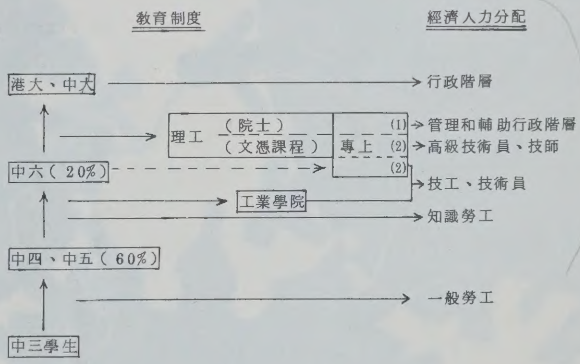
要製造並維持社會等級，必須沿用一制訂的客觀標準，按照這尺度把人分成上下優劣，一如白皮書所說：「對學生進行某種形式的甄選實屬必須，因爲專上教育大部份都要求學生達到某一程度，而所要求的程度亦非所有學生都可達到。因此該等課程可提供之學位只應給予一部份之學生」。提到擴充高中等資助學位，也只爲應付「適合」就學的學生需求；綠皮書則謂目前的高中課程並不適合所有在這年齡範圍內的學生的能力和興趣，同時能夠完成學業而在中學會考合格的，大多是能力較高的前四成學生，而能夠升讀中六的學生實際上則只有百份之二十。這就是政府限制高中及專上教育發展的邏輯。然而，問題却是衡量學生是否適合升學，完全決定於課程的編訂和實際教學質素，與及甄別制度本身的內容和準確性，這幾點白皮書都沒有明確訂定，而只是先入爲主地認爲必有一部份學生的水準不能達到要求，既然未符合標準，精英式的教育在所難免。更甚者，政府完全無意爲「不符合」甄別試的學生提供本質上不同的選擇，以應不同興趣和發展方向的需要，客觀地做成二者（高中及專上教育，投身工業，一般性行業）只可選擇其一的局面，這是將經濟所需的基礎人力劃分出來的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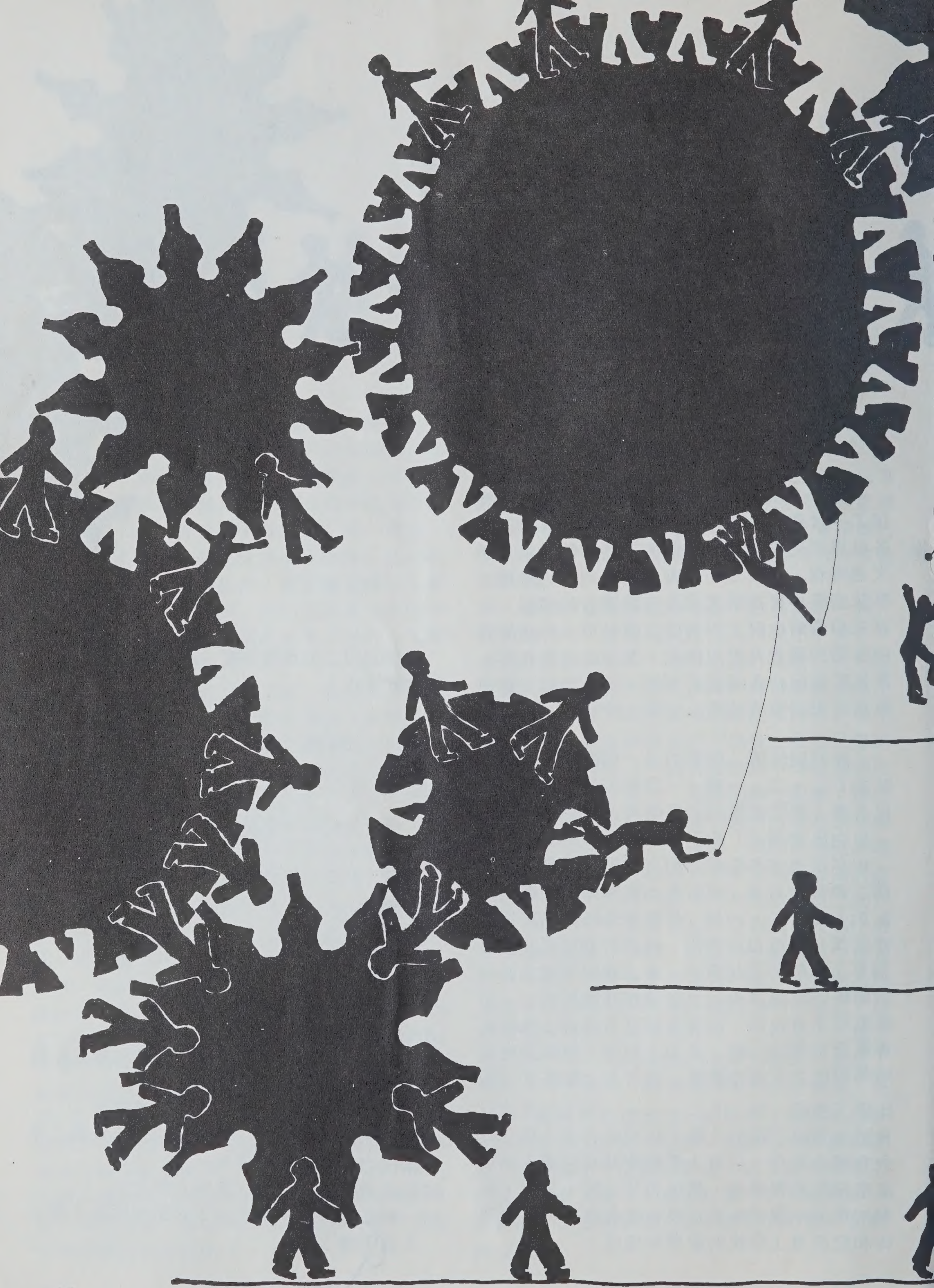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白皮書亦明言政府將銳意促使技工、技術員、高級技術員、技師及專業人員各級得到充份發展。一般的工業學院提供普通文憑課程，及技工、技術員的課程，以便理工學院能集中於高級文憑及高級證書的講授。這裏充份看到政府大力發展工業教育，而白皮書所強調的課程是實用課程，其目的也是使到教育制度能配合各類就業機會，同時嘗試去實現鍾氏所提的模式的第三和第二階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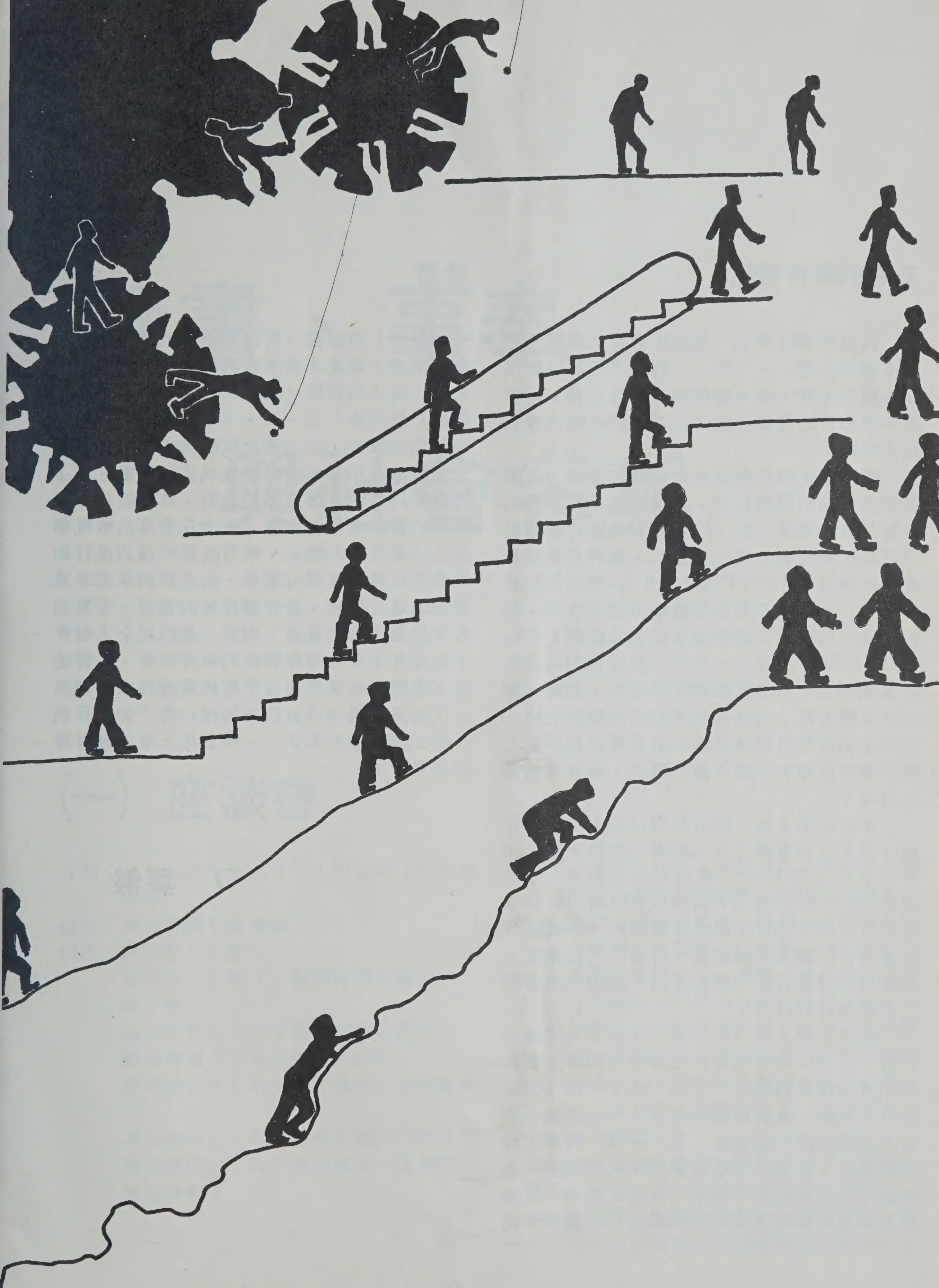
政府製造第二階層的另一個辦法是專上學院的「二、二、一制」。良好的經濟基礎是確保各專上學院能達到適當學術水平的重要條件，但白皮書明言「政府的經濟上支持專上學院，則必須確定各學院如何可以配合其他教育機構之課程及對專上教育作出最有效的貢獻」，新的「二、二、一制」最能配合政府的實用教育政策和製造社會等級，因此新制就成爲政府與專上學院的談判條件，專上學院要接受政府所建議的兩類課程以至必須將其課程修訂，然後政府才會資助。這種新制只會將專上學院的專業資格再分三級，又加上以理工學院頒授與同等程度之文憑作標準，使到專上學院又可能比理工更低一級。「二、二、一制」的實施只會更加鞏固了兩所大學（特別是香港大學）的社會權力地位，而專上學院則淪爲以理工爲量度準則的教育機構，然後再分三層，其實，新制的第五年課程由於是沒有政府資助，將更窒碍和貶低專上學院的發展和地位。

透過以上的教育制度，政府將塑造一個社會分層模式：



(一)行政階層：港大、中大畢業生。
(二)管理和輔助行政階層：理工和完成第五年課程之專上學院學生。
(三)高級技術員、技師階層：理工畢業生。
(四)技工、技術員階層：工業學院及完成前二年課程之專上學院畢業生。
(五)知識勞工階層：中三至中六學生。
(六)一般勞工群衆：中三以下之初中生及小學生（見下圖）。





政府的教育理想

白皮書嘗試提出一套高中教育的理想（見白皮書第五章一、二點），而且不但希望提高中學教育的量，還主動地制訂一些目標，以提高中學教育的質素，但這是否政府有教育理想的表現呢？

政府認定他在提高教育質素的責任，主要是提供資源以興建校舍、聘用學過專業訓練的教師及其他專業人員，使用教具及推行就職前及在職訓練計劃之用。換言之，政府是希望藉着一所機構（INSTITUTION）—學校及知識傳授者—教師，在課程及教學方法上改進，爲的是要達到五章二節所提及的七項任務（PR-IME FUNCTION）。然而，政府在討論提高質素問題上，只是肢離地認爲學校、教師、課程及教學方法上的改善是可行及足夠的方法，而完全不從整個社會層面去思想質素的問題（關於教育目標與這幾方面的關係，請參考前面的討論）。

至於在第五章二節所提列出的七項教育任務，基本上是掌握了全人教育的幾點要素，而政府要求由學校自己在課程及教學方法上，承擔這些任務。然而，政府所貫徹着的教育政策和方針却是違背了這些教育理想。只重適合就業機會的職業訓練課程，繁重的考試制度，和強烈的優勝劣敗的階級意識，如何能夠達到這七項高遠的目標？

政府在專上教育方面更加沒有任何明確的目標，反之，其所推行的政策更是與專上教育的宗旨和任務相違背。「二、二、一制」割斷了專上教育，將其局限於專業人材的訓練，這當然是從經濟利益着眼。另一方面，將專上教育階段化，也窒碍了學術研究氣氛的培養，更加談不上擔負社會、國家、文化的使命。這對於殖民地的統治者來說是一種成功的統制手段。

總結

縱使「白皮書」所提的教育政策普遍爲大衆所接受，這並不表示香港的教育前途是趨向光明、遠大的理想。相反，藉着政府有條件的讓步（如利用「二、二、一制」作爲專上學院受資助的條件，中三淘汰試改成中三甄別試等），做成市民以爲政府尊重民意的假象。以上的討論只是側重幾方面的分析，希望從中掌握到關於香港教育的本質。教會在香港的教育事業上佔着重要的地位，教育政策的得以推行和教會的教育行政很有關係，倘若我們承認奉基督的名建立學校，是作鹽作光的表現，是幫助青年認識生命的意義，對於一個扼殺全人教育、扭曲青年身心智育發展的教育制度，基督徒豈不更應該起來提出合乎聖經眞理的教育理想，反對甚至遏阻現有政策的推行嗎？盼望我們一起認淸問題的本質，一同思想正確的教育模式與方針。

○ 葉儀

讀書、事奉與社會參與

(一) 座談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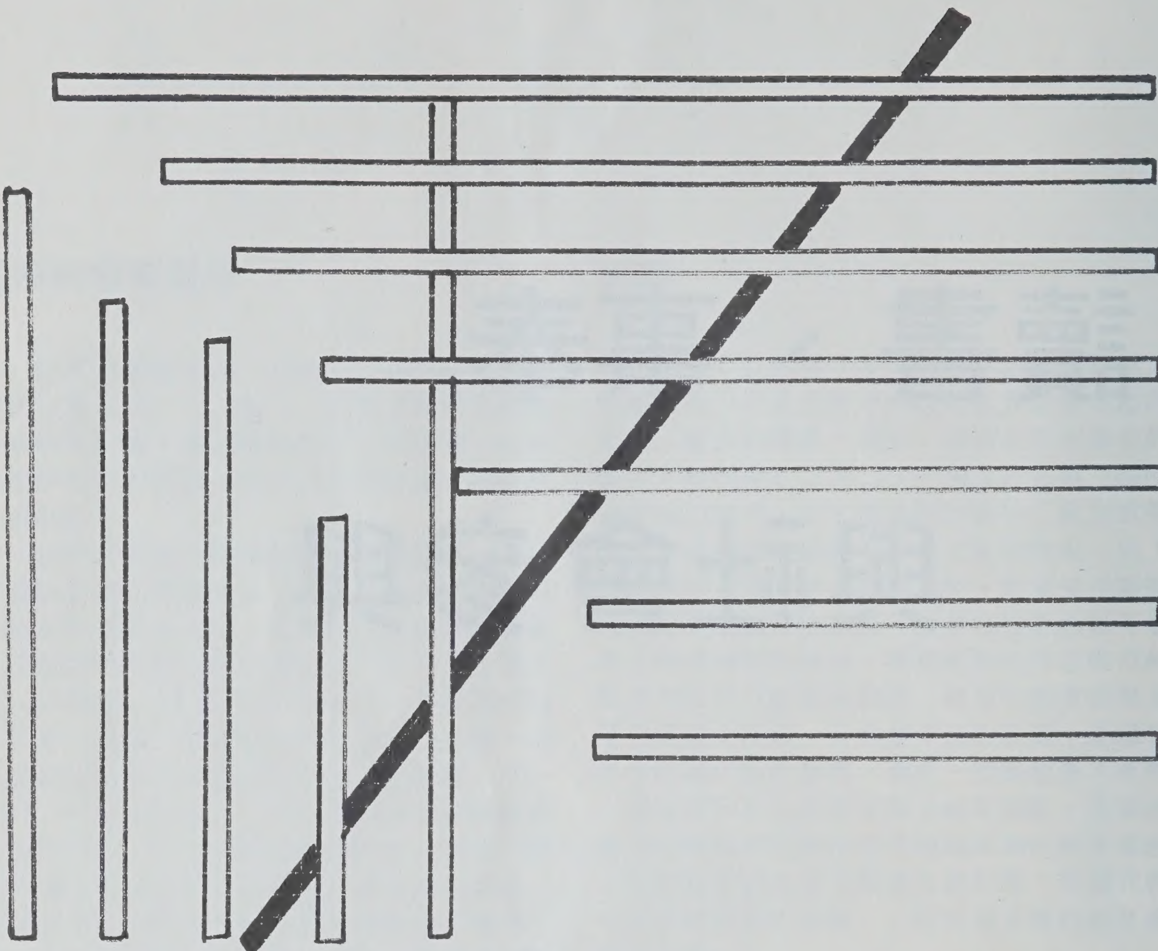
日期：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時至十時
地點：德成街福音閱覽室
出席：劉榮想（主席）
羅倩伶（紀錄）　橄欖資料小組
劉子健
高天明先生（浸會學院宗哲系講師）
鄭建輝博士（港大化學系講師）
陳詠恩姊妹（學生福音團契大專部幹事）
尹國華弟兄（港大機械工程系三年級）
何翰博弟兄（理工學院畢業，去屆理工團契團長）

× × ×

主席：（介紹各人後，座談會正式開始。）舉辦這次座談會的原因，是感覺到當基督徒走進大專的校園後，他們不斷受到「社會參與」這個問題的冲擊。同時亦會思想到「讀書」、「事奉」和「社會參與」的關係，它們的重要性參與之先後次序和應有的態度等問題。身爲大專基督徒，我們在這三件事上該扮演甚麽角色呢？（各人仍然保持緘默）或者我們先看大專基督徒的讀書情況，他們讀書有沒有困難？

陳：我相信講師們會比較清楚些。（衆笑）

鄭：其實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同樣會遇到困難，不過，他們的分別在於基督徒除了參與其他活動外，他們還要參與教會的工



作。所以問題最主要還是學生自己時間的分配有沒有出問題。

陳：現在的功課是否重了？

鄭：這要看各學系而定。沒錯，理學院的功課是比以前重了，但這幾年又減輕了。例如現在理學院的一年班，以前是讀三科—數、理、化；現在已改爲兩科主修科、一科副修科。

尹：以往這個時候（十一月）在圖書館是隨時可以找到位的，但現在却不行了。當然做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學生多了，但當我們看實際數字時，發覺學生並非多了很多。第二個可能的原因是學校的學習風氣濃了，同學更自發去讀書。但我看主因是學校對學生的要求提高了，同學有功課上的需要去圖書館。

鄭：這個亦可能是教學方式改變的緣故。學生們多要自己去找書看，所以去圖書館的時間是多了，理科同學留在實驗室的時間亦增加了。這是整個學習方式轉變的緣故。

何：近年來，一些專上學院，例如理工、浸會，爲了爭取學術性和專業性的地位，校方便藉加重學生的功課以提高學生的學術水平，而學生自己亦忙於考專業試去鞏固自己的地位。

陳：我亦感覺到學生功課是重了，例如教育學院的學分制度，每學期計分升級；又如樹仁的社工，功課很重，以至兼職很難。這似乎是整個社會風氣所導致，校方爲了爭取社會地位，故急欲提高水平。

高：我反而不覺得校方有任何計劃提高學生的水準，功課的輕重是視各學系而定，例如浸會的傳理、社工系，功課是會比較重些，這是視各學系的領導人而定。

在浸會，普遍功課不是很重，然而兼職方面却對學生有很大的壓力。

鄭：港大、中大的學生兼職似乎沒有這麼多，這是因政府貸款的緣故。但他們功課重了，考試次數亦增加了。

主席：傳說功課的加重是政府打擊學運的一種手法。不知你們認爲如何？

高：這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亦是毫無根據的。政府怎可能控制先生們，除非他們都是「政府特派員」。

鄭：這是完全沒有基礎的傳說，因爲出題目的是老師們、制定學科的內容亦是老師們。如果要改制度，最初亦是老師們提出，跟着是小組研究，再由校方接納。除非老師們自己欲提高水準，否則政府沒有可能對學生施加壓力。

尹：在我一年級時，這個論調很流行。我覺得這論調是來自「較外圍」地參與「學運」的同學。以工程學院來說，不少同學平時不讀書，待考試臨近才「衝」，以至學業水準頗低。我認爲學校要求提高水準是合理的。

主席：大專基督徒的讀書可有影響社會參與？

何：社會參與未必是每一個基督徒必須要盡的責任。如果基督徒認同並着實進行社會參與時，他的時間分配便會出現問題。而引至三者衝突不單只是時間分配的原因，還有態度和次序的問題。

高：大專基督徒社會參與已成爲問題，而主要有兩個力量引致——第一是因爲大專教育的開放性使大專的同學在學術上和知識上有醒覺，自覺性亦加強了，他們見到世界上大部份的人都活在不平等的環境裏；而另一方面傳統的教會給與他們的教育很不同。當基督徒學生面對社會問題時不期然會自問：到底基督徒在這情況下應如何行出我所信的道呢？社會參與很自然地成爲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

何：很多時候大專基督徒「決定了」教會應如何面對社會問題，但當教會不是這樣做時，他們就會產生不滿。

尹：我看情況不是這樣。現在的情況不是教會對「如何面對社會國家」有不同的意見，而是教會壓根兒不把這些視爲基督徒當面對的問題。但是，在校園裏弟兄姊妹有更多的機會去思想：作爲基督徒應該怎樣面對社會周圍發生的問題？作爲一個中國人應該怎樣面對中國？這些問題教會並沒有提供答案，而大專基督徒就更迫切的想去解決。很多基督徒跌倒，是因爲他們發覺信仰並不能令他們面對這些問題，而他們又覺得這些問題是與信仰有密切關係的。

高：我覺得「社會參與」是我們不能不關心的問題，但怎樣參與、着實參與或不參與是視個人和情況而定。

主席：大家覺得在大專界「社會參與」的定義是甚麼？

鄭：包括發表言論、聲明、用行動支持等。

尹：但很多校內的基督徒只是抱關懷的態度，例如看大字報、報紙等，並沒有行動；更有不少是完全不理的。

何：有一種講法是因爲神是公義的，我們面對社會的不公義，爲要表示神的公義，我們是不應該保持沈默的，他們且引了舊約先知書作爲論據。但我個人覺得這說法是站不住的。

鄭：這不單只是表明神公義的問題，更是責任的問題。

尹：我們很相信基督徒在行爲上要作見證及去幫助人，人對人要關心，並且要在實質上去幫助。既然如此，爲何不可以擴展至個人對群體或群體對群體的幫助？神要求我們行爲聖潔和認識自己的本相，爲甚麼不可以擴展至要求群體認識自己的本相呢？

何：基督徒「社會參與」是有「限額」的，我們對社會的事給意見是對的，但問題是用甚麼形式。

高：你的意思即如果有以後的行動便不可以，因爲沒有聖經的根據，是不是？但在聖經裏亦沒有說明除發表言論外，我們便不能有其他的行動。（這時，大家對「社會參與」的方式似乎有不同的見解。）會不會這發表言論是傳統的教訓，而不是聖經的教訓呢？我覺得「社會參與」是含有「校正」的意味，對不平等

的事去「校正」，當然這有很多方法去做，如和平主義、激動主義等而達到「校正」的地步。基督徒爲甚麽參與呢？我覺得是使命的問題，並不是一廂情願或去證明神的公義，是出自我們裏面而一定要去做的。我覺得在這裏我們應該從鹽和光這個角度去看，聖經並沒有說明鹽和光只是我們所謂的個人救恩。在社會急劇的轉變下，很多基督徒不但不能做到「校正」的工作，他們連指出社會問題都做不到。

另一方面，在本質和先後這個問題上，我覺得個人救恩和社會救恩是輕重的問題，兩者輕重的問題並不能夠取代本質的問題。在聖經的基礎上，例如以賽亞先知在第九章裏他批判那班自以爲能改變世界的人，但他並沒有譴責他們。所以，由聖經的角度看，個人的救恩是重要些，但並沒有否認到社會的救恩是不需要做的，它亦是我們使命的一部份。我們並不希望在這方面能達到些甚麽，只不過既然神安排我們在這崗位上，我們就盡我們自己、按照神給我們的原則去批判、糾正社會上的不義。

何：其實社會和政府很有關係。

高：沒錯，很多時政府是決策人，但有時則不一定。例如在一間工廠，當權者欺壓工人，政府並不理會。這個是當權者的問題。

何：好，如果當權者定了一條不公平的道路，在下的人應怎樣走呢？例如我們的父母對兩個兒女不公平，他們解決的方法未必是對抗性的行動。我覺得現今基督徒的社會參與是有對抗性的行動，當然他們盡量合乎聖經，但會否在這中間是缺乏接納政府或當權者在這件事給與我們的不公平呢？我相信神給與當權者很大的權力。我們所表現的手法，可否不單只是關心，但又不會落在對抗性的行動上呢？

陳：基本上你都是反對對抗性的行動，而…

何：是，因爲現今的「社會參與」有新的解釋，就是對事件有某種程度的行動。

鄭：這也不完全是，通常發覺做錯事時我們是要修正，於是好像對抗性。但參與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種，基督徒可以在立法局立法，這亦是參與。

何：但我認爲現今「社會參與」並不是走着這條路，所以我們倒不如找一個新的詞句（合乎聖經的）去證明…

鄭：但我覺得對錯的事情是有責任去指出，這並不表示是對抗性的行爲，但就算是亦是正確的。因爲作爲一個市民，我們有責任去發表意見，而當我們這樣做時是希望有結果的，我們應有實質的參與。

尹：但我恐怕基督徒的參與還未到達這地步，而是他人在行動時，我們則在批評他們的行動。我們不行動就是因爲我們有這些參與方法上的問題。

何：我承認這些基督徒是有問題，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接納現今的「社會參與」。

尹：我覺得基督徒太多討論定義，想像一些情況，討論在那些情況下應怎樣做。

陳：我們是有基本愛人的心，而行動這問題是程度的問題，在程度裏是沒有明顯的分界線的，例如耶穌差遣十二使徒出去時，祂吩咐他們去傳天國的道理和醫治病人，這兩件事是平衡的，去醫治病人是去減少別人的痛苦。同樣地，我們幫助別人是有很多方法，例如發表言論、實際幫助等，但做這些事到那一處爲止是沒有一定的。我相信大家都同意我們是應有基本的態度。

尹：但如果我們只需要有態度，就沒有所謂「社會參與」的問題了。例如看報紙也可以說是一種關心的態度。這定義可能會有毛病產生。

高：從聖經角度看，有兩件事是不容許的一第一、是不容許在地上建立一完全的社會（甚至是基督徒的）；第二、過激烈的行動是沒有聖經的基礎，反而一些和平的態度是可行的。當我們參與時，我們是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效法主耶穌，有受苦的心志。我亦相信追求完全平等的社會不是我們的理想，因爲是沒有可能，但當我們着實去參與時，我們是懷着一信念——是投身的參與和要付上代價的。

尹：或者我們大家都同意的就是：基督徒基

於他的愛心，肯定自己對社會是有責任的，但表現的方式就各人不同，有人是以關注的心情、有人是用具體的行動、甚至革命。社會參與並沒有一定的模式。我們都贊成這定義嗎？

鄭：而且當我們有知識時，自然有責任，因爲我們的自覺性比其他人強。

（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因爲終於有一結論。）

主席：大家覺得大專基督徒在讀書、事奉的態度又怎樣呢？

何：在開始的時候，我們未必會有正確的態度的，而在大專裏神會漸漸訓練我們應有的正確態度。其實當我們考試不如意時而仍然不埋怨神，我們就可知道我們讀書是不是眞的去榮耀神了。

主席：很多大專基督徒參與事奉，是因爲教會的需要，很少是因看見神的旨意去事奉的。

陳：我相信這不單止是大專基督徒，一般的基督徒，除非是很成熟的，否則他們是很難從別人的期望中跳出來的。事奉的動機未必眞是覺得自己能做，而是教會的需要、期望等，是在很複雜的情況之下決定去做的。

主席：其實三者（讀書、事奉、社會參與）都是基督徒的責任，是不能分割的，那麼三者有沒有進行的先後次序和關係呢？

尹：實在是沒有所謂「基督徒的標準時間表」的。在不同的時間、地方和對不同的人，神是有不同的要求的。重要性不在乎人而是神對你的心意。所以我們先要弄清楚自己對這三者的觀念，找出神對自己的要求。要是能夠這樣，我們是很自由的，不會因爲在某一方面參與少些，便覺得自己是失敗的。每個人有不同的情況，時間的付出多少有不同，但是要知道我們對這三方面都應當付上責任。當我們知道自己所應當做的是甚麼時，我們是自由的。

高：我相信是沒有完全的先後次序的，但當我們是做學生時，讀書就應比其他兩樣重要些。事奉和社會參與是要很有智慧的去處理而要在不影響讀書的情況下進行。

主席：這會是很困難，如果我們只是讀書，便會有很少的時間做其他的事，豈不是不能有社會參與及事奉嗎？

高：我相信就算我們用我們全部的時間讀書亦不能達到「止於至善」的地步；同樣，我們可以抽些時間去事奉而沒有影響功課。

鄭：在書本裏所學的，很少是將來在社會上可以用的，但大學教育有一目的，就是訓練學生去思考。在大學裏學生有機會去認識社會，因而產生改變社會的念頭，讀書實在是預備將來更大的事奉。

尹：我覺得學生的責任不單止是讀書，大學教育的目的是去培養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感。很多基督徒只看重讀書，把社會參與看作是與他們無關的事，以至對社會問題的看法很幼稚。

陳：我看這三者平衡的問題是基於一個信念—我相信主給與我們每一個人豐盛的生命，所以當我們在這三件事上已失去生命力的流露或感覺到枯燥時，我們就知道三者已經失去了平衡。當然這是很抽象，要整個人在心智上成熟才能做到。至於時間分配，亦應從長遠的角度去看，不應只從一星期中的時間去看。所以，我要求弟兄姊妹要敏銳。他和神是要有一個交代的。

主席：（結論）大家都認爲三者是不能分割的，而大家對「社會參與」都認同，只是在採用的方法上不同，各人領受不同時亦有不同的表現方式。三者沒有一定的先後次序、亦不互相排斥，它們的平衡是從長遠的角度去看而不是短時期去看。多謝各位今晚出席這座談會，給與我們這麼多寶貴意見。謝謝各位。

按：（因時間倉卒，本文並未經與會者過目，文責由本雜誌自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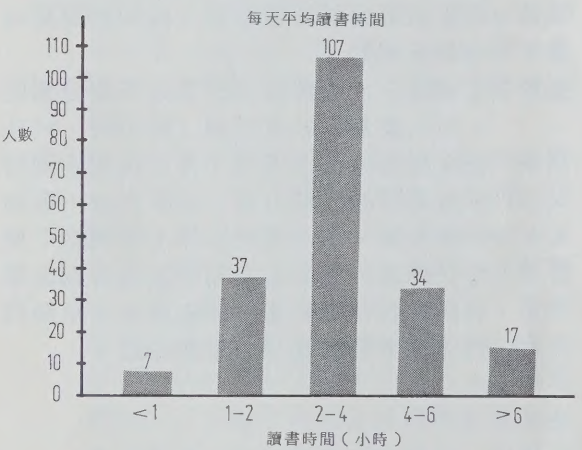
(二) 問卷調查分析

前言

在中學時，我們已思想到讀書與事奉的平衡。在大專的校園裡，我們更要面對社會參與之冲擊。究竟大專基督徒在「讀書、事奉與社會參與」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爲此「橄欖」特別做了一個問卷調查。我們以抽樣方式，分別從中文大學、浸會學院、理工學院及香港大學各團契收集有關資料。

是次共發出 360 份問卷，佔各院校團契的登記團友人數的 50%（以十一月份註冊人數計算），收回的問卷共有 202 份，佔發出問卷的 56.1%。資料小組謹此向各位弟兄姊妹致謝！

以下是問卷的資料報告及分析結果：



(一)填卷者身份

問卷資料顯示填表的男女比率大致相同，男性 109 人，女性93人。大部份人之年齡爲19至22，少過 13%是在23歲以上。選修之科目也甚爲平均：25%文科，20%社會科學，15%商科，20%理科，10%工程，5 %其他。

(二)讀書方面

通常大專基督徒花在讀書的時間又有多少呢？資料顯示，每天平均花在讀書 2-4 小時者約佔 50%，20%1-2 小時，20% 4-6小時。（以上之時間不是除掉上課時間，但包括做功課的時間）。唸文科的功課不比其他學科的輕，他們每天平均花四小時讀書。

有過半數的人表示功課壓力頗重，15%認爲極重，只有22%認爲功課壓力不大。這點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閱讀課外讀物（如報紙、雜誌等）的時間，因爲據資料顯示，平均每週看課外讀物少於二小時者竟佔百份之三十。不知功課的壓力是否影響他們的事奉及其他方面的參與呢？

可是，大專基督徒還是十分勤力和好學的。過半數的人喜歡在空閒時看書。只有少部份會看電視、睡覺或白白坐着浪費時間。不過有一件事藉得在此提醒大家，就是運動。我們實在需要鍛鍊身體，可惜只有極少數人利用空閒時間做運動，實在可悲！基督徒可否有多樣的興趣？

大部份人都認爲正確的讀書方法是看上課抄的筆記，然後看指定的讀本及參考書。不幸竟有 5 %認爲只讀筆記便足夠了！弟兄姊妹們，勤力些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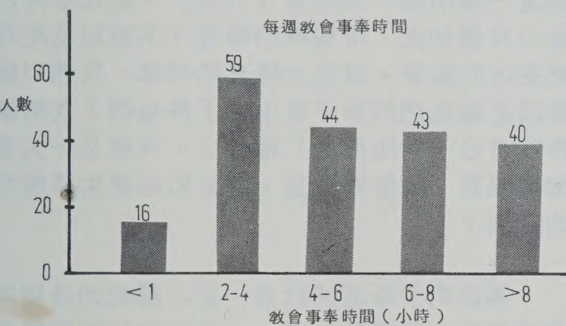
至於爲何要讀書，大部份人都認爲是要榮耀神及追求學問，鮮有爲考試及他日名位而讀書者。70%的人認爲讀書可充實自己，18%認爲讀書可幫助我們體會到神的永能和神性。但竟有 3 %認爲有意義與否不大重要，更有 2 %從未想過讀書有何意義。基督徒應該知道人生的目標和意義，並要清楚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爲和旨意。

㈢事奉方面

大約70%的弟兄姊妹有參與教會的事奉，可見大專基督徒在教會是頗爲積極的。其中當團契職員、主日學教師或職員、團契導師及詩班佔大多數。

參與事奉的原因是：30%因教會的需要，23%神的旨意，11%尋找自己的恩賜。是否因爲祂的旨意何其難測，以致我們的事奉是因教會的需要？爲何我們要活在他人期望之中？

平均每週花在教會事奉的時間（包括聚會）2-4小時者佔30%，50% 4-8小時，也有20%花8小時以上。相比之下，平均花在校園事奉的時間是（如週會、小組、事務性工作等）；少於二小時30%，2-4小時35%，4-6小時12%，6小時以上的有12%。由此可見，大部份人花在教會的時間比花在校園多。



另一方面，極大多數85%沒有參與其他基督教團體工作。至於參加聚會的主要原因是：因聖經教訓35%；與弟兄姊妹有交通32%；因爲是基督徒25%；弟兄姊妹的愛心勸導5%。

值得一讚的是88%對事奉有正確的觀念。他們認爲聚會、奉獻、參與社會工作、讀書及愛惜身體等都是事奉。大部份人都指出事奉乃爲神和人的緣故，作神喜悅的事。

㈣社會參予

根據資料，50%的人在看報紙時首先看港聞，30%則先看世界新聞，由此可見，大部份人都關心四周所發生的事。但以社會服務作爲課外活動的只佔23%，反之27%喜歡體育，25%喜歡學術性的活動，20%藝術性的活動。

53%的人認爲「社會參與」是親身體驗社會，追求社會環境之改善。23%認爲是關心社會的發展，19%認爲是社會服務。關心社會的發展只是頭腦上的給社會參與下了一個定義，究竟社會參與是行動性的，抑或是理論性的？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同意我們要有社會參與，但究竟有多少人能以行動表明？沒有行爲的信心是死的。

90%認爲大專基督徒能有「社會參與」，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基督徒之良知45%，維護社會之公義30%。只有1%（二人）認爲「社會參與」是「屬世」的，我們不應有份。

如果社會上有一明顯地不合理的事情發生，大專基督徒都喜歡採用和平及溫和的表達方法。而簽名運動及和平請願最爲人所接納。其次是利用大衆傳播及公開集會。可惜塡問卷者只有55%有實際「社會參與」之經驗，他們的參與有半數是社會工作，有社會行動的只有50人。這50人分佈在四間院校，平均每間約十人。難怪參與社會運動的弟兄姊妹有孤單勢薄之感。

× × ×

從調查結果顯示，八成大專基督徒都覺得沉重的功課或多或少的影響他們的事奉，而且嚴重地影響「社會參與」。

至於讀書、事奉和「社會參與」那一樣較爲重要呢？67%認爲三者皆基督徒必須盡的責任，各人負擔不同。13%認爲三者同樣重要，12%認爲事奉最重要，10%認爲讀書最重要，但沒有人認爲社會參與最重要。

無論如何，讀書、事奉和社會參與是不可分割的，身爲知識份子更是基督徒的我們對三者都應該負起一個責任。知識份子的良知，基督徒的愛心是我們參與社會的動力。就算我們不以團體的名義參與，個人亦不能藉口不顧，這是有違知識份子基督徒的使命。至於功課壓力及時間分配則因人而異，我們不應放下任何一件，因三者都有其重要性，我們要將神給我們的智慧、有限的時間及精神好好地利用，這才不愧是基督徒，是知識份子。

○專題小組

給弟兄 姊妹的 幾句話

○ 鄭文琰

「幾年的大學生活已把你的思想堡壘沖得東崩西潰」——這是一位與我一同長大的朋友對我的批評。然而，我要澄清一點，被沖得支離破碎的『思想堡壘』不是我的信仰——六年前的抉擇；而是那伴隨着教會訓示、傳統教育及中學的學生團契而來的一套價值，一些做人處世的態度。

在中學的時候，教會、團契和家庭都要求我作一個「好的」、「眞正的」基督徒——有良好的操守、有謙卑、誠實等美德，以溫柔、寬恕待人，在家要孝順父母，在學校當努力讀書，在教會應熱心事奉，盡一個乖女兒、乖學生、「好」基督徒的本份，等待「天國」的降臨。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了。不會要求我思想對社會國家「傳福音」的責任，也沒有要我懷疑所順服的權威，如校規是否合理、教會的傳統教導是否全面。在當時，我却是毫無疑問地接受這一切教導，不但不覺得有甚麽不足，甚至相信這些就是信仰的全部。

然而，在大學所遇到的沖擊却叫我懷疑：以往的訓示就是信仰的全部？一個基督徒的世界就只有教會、家庭和身邊的幾個朋友？

我是在七六年入港大的，那時是在「四人幫」事件之前。雖然說學運已漸走向低潮，但在當時，或是由於意氣，或是基於對認中關社的不同理解，不同圈子的「鬥爭」仍然很劇烈。例如當年的學生會改選，兩「派」的同學都各出奇謀，以求打敗對方，甚至有時不惜用一些不太光明的手段。除了「政治鬥爭」，不少活躍於學生會、學苑的同學，經常討論大學生對國家社會的責任，分析中國和香港的社會結構，探討香港未來的政治出路，而基督徒常是受到特別注意的對象。我們經常說愛人、關心社會，但當他們問我如何愛社會的低下階層、如何改變不合理的制度，對學運、馬克思主義有甚麽意見的時候，我只有啞口無言，因爲我對這些實在一無所知。面對着校內的「政治鬥爭」，我不知怎樣去作判斷，不知道怎樣把以往所相信的一套價值觀套入現實的世界中。一直以來，我的信仰從未眞正面對現實世界的考驗，却驀然發覺以往的生活基本上是脫離現實世界；以往寧靜、悠閒的日子都是建基於對周圍事物的無知之上。曾經有一位姊妹給我抄下一句話：『基督徒是入世而出世』，聖經也教導我們做世上的鹽和光。但若我對身處的社會竟是一無所知，又怎能『入世』，能在世界的當中作鹽和光，傳揚神的福音？不要說是離我們更遠的社會，就是大學裏的同學，我們可曾嘗試走進他們的圈子當中去了解他們？我漸漸懷疑自己一向所傳的「福音」，究竟是一大套脫離現實、抽象的概念，還是和現實生活適切的眞理？

再面對所身處的社會，認中關社的浪潮叫我看見社會黑暗的一面——被忽視的街頭露宿者和艇戶，建基於貧富不均的繁榮安定，以經濟掛帥的教育政策，麻醉市民意識的大衆傳播媒介，還有，有不少人仍在爲着起碼的生活掙扎，每天都少不了的非禮強姦案件，那無休止荼毒着市民的心靈的商品文化。面對着這些問題，難道我們就只會在禱告當中關懷？神是愛和公義的，但爲甚麽自稱是神的兒女的我們對這些事情『一根指頭也不動』？信仰在我們的身上留下了甚麽，又驅使我們做了些甚麽呢？難道信仰就僅限於個人的操守和對人好嗎？難道愛就只有個人對個體的關懷？我們一直都很願意關心別人、幫助別人，也願意聆聽及分擔別人的困苦，但都僅限於個體的關懷。當我們看見那些受着意識麻醉和不合理制度壓迫的市民時，我們可有思考對他們的責任？難道他們不是我們的鄰人？難道我們不需要愛他們、關心他們嗎？

這三年的大學生活打開了我的眼界，曾令我一度陷於茫然失落的境地中：究竟信仰是否和現實不相關，只是一套抽象的理想？但基督的榜樣叫我的信心復甦。祂不但在講壇上，在衆人前努力傳福音，同時，更把所說的實行出來：祂醫病趕鬼，憐惜受欺壓的人，安慰破碎的心靈，責備那些掌權者的不義。傳教士在華的工作也是好榜樣，他們率先提倡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推展教育工作、領導社會前進、改革社會。我們的信仰是眞理，只是化爲實際的行動時出了問題。

現在，我再不怕對人承認我是基督徒。雖然在心中還有數不盡的問題：以個人身份和以教會作整體的基督徒對香港、中國有甚麼責任？教會在目前的社會扮演着一個怎樣的角色？但在此意願與弟兄姊妹分享幾句話——走出個人狹窄的小圈子，多關心、多參與身處的社會，積極去了解現實，接受現實的沖擊，在實踐中把信仰與生活結合。這不是「個別弟兄姊妹」的負擔，「次要」的問題，「有空才去做」的事，而是一份責任，一個必須。

王后的位分

○ 中大皓靈

回想中學時候團契的幾年事奉生活，眞是苦樂參半。眼見撒下的種漸漸萌芽，甚至親手收割——當中的喜樂大底只有神曉覺！然而，一直單方面的付出，畢竟是對自己的裝備鬆懈了。怎麽不是呢？應付會考和大學入學試本已夠忙，又要忙於團契事奉，個人所有的時間就是這樣給佔滿了，那裏有時間在聖經上有完好的裝備呢……？但感謝神，我與神的關係——靈修生活很好。

踏入大學校園，我要重新檢討自己時間和着重點的分配，也就不得不猶豫了一陣子……

唸大學是我多年的宿願，一旦實現，自然想過四年充實的學習生活，享受大學自由學習風氣，跟隨一位學養精湛的老教授，學盡他平生所得。不過，我不甘心只消磨這四年韶光在書叢之中。

× × × ×

大學裏每年十至十一月都是大選風氣旺盛的時候，四間學生會、學生報和三間學院的宿生會都有內閣參加競選，只要你肯點首，總歸有「閣」可以容才！

× × × ×

辦報是中學以來的理想，可以吸取經驗，從實踐中學習，從報紙的編印過程中集合各方面才幹而至弄成一份報紙，又可以訓練自己客觀地接納不同意見和權衡取捨，正好是自學自勵的良機；記得中學時候曾經向校方極力爭取辦校報，由力爭而至遂願，當時的一份熱忱至今仍在呢！呀……，就加入學生報嗎？

× × × ×

記得曾經問過：基督徒應否參與學生會？

她回答說：「應該。我不能滿足四年的大學生活只是一個『小學究』，我要放眼校園，多多接觸新事物，參加學生會可以訓練行政能力

，又可為同學服務，最重要是能夠從中培養自信！」

（我幾乎完全同意。）

「放認關爭」雖已是舊調，當中却不無可取的道理。生於斯長於斯的我們這一代人，即使沒有胸襟接納世界奇聞大事，總也該關心切身所處環境！關心社會——學生會這些年來正朝着這方向走，辦識字班、社訪、參與社會福利團體（例如扶輪社）、開設時事關注小組……說眞的，我寧願少承受老教授的二成眞力，將精神時間投身學生會，實際參與服務同學、關注社會發展。

他却說：「基督徒本該參加學生會的，事與願違，學生會幹事為求達到目的往往寧願放棄原則，我們是信仰眞理的却不能茍同他們的作為，要反對嘛，又總是孤掌難鳴！」

「要是整個學生會或當中大部份的幹事都是基督徒，情況會好轉嗎？」我不禁問。

「……」

「對了，似乎很少基督徒參與學生會！」

「……」

「大底太多弟兄姊妹有上述的看法，對學生會採取不過問的消極態度；一群空有熱誠的同學凡事欠缺善意提醒，便會有所偏差，形成他們似乎有很多不足，立場不夠明確大方；基督徒也就更加裝出一副『冷眼觀螃蟹』的冷漠態度……」

我想：只要基督徒能夠有堅定立場，守着「光」的崗位，對所作所為時加省察，正好向學生會幹事實行潛移默化，使原有一番幹勁的青年同學更能正確地發揮他們的潛能、熱誠。

那麽，我就加入學生會去嗎？

× × × ×

成熟的莊稼多，但作工收割的人少，校園廣大工場就願意讓它荒蕪？

不！我不甘心讓廣大工場荒蕪；然而我更不甘心在校園團契安安穩穩地耽四年。說句喪氣話，就是肢體間的生活有時也難免隔膜，也難免孤單！要我四年呆在團契而「兩耳不聞窗外事」，我就是不甘心！

× × × ×

主說：「我可以差遣誰呢？
誰肯為我而去呢？
神家裏多少個弟兄姐妹沒有人照護
難道你眞忍心的這樣退去，
僅僅是為了忍不住這點苦楚？」
「你曾再三的向我應允，
不惜以任何代價，
代替我看守羊群！
為了這點難題，便對我底呼喚置若罔聞！」
……晨雞底呼喚提醒了你當初的誓言；
天下的慈愛化消了你剛硬的決斷。

（節錄自獻給無名的傳道者）

是的，成熟的莊稼多，但作工的人少，於是，我又回到過去曾經堅立過的崗位上來。

× × × ×

大學裏第一年的功課是輕省的，我參加了校園團契，又參加了學生報的編輯工作，既已站在工場之上，又可以分享辦報的成功感，更之自己已不自覺地將投身學生會的「關社」熱誠轉嫁到報紙之上，要曉得我參加的是報紙社會版呢！

暑假是一個最好的反省時候，發覺自己的選擇似乎不是最好，辦報固然有成功感，又可以保持與社會事件不脫節……功課沒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辦報又沒有得到滿足，事奉固然也沒有盡忠！啊呀，究竟該何所適從？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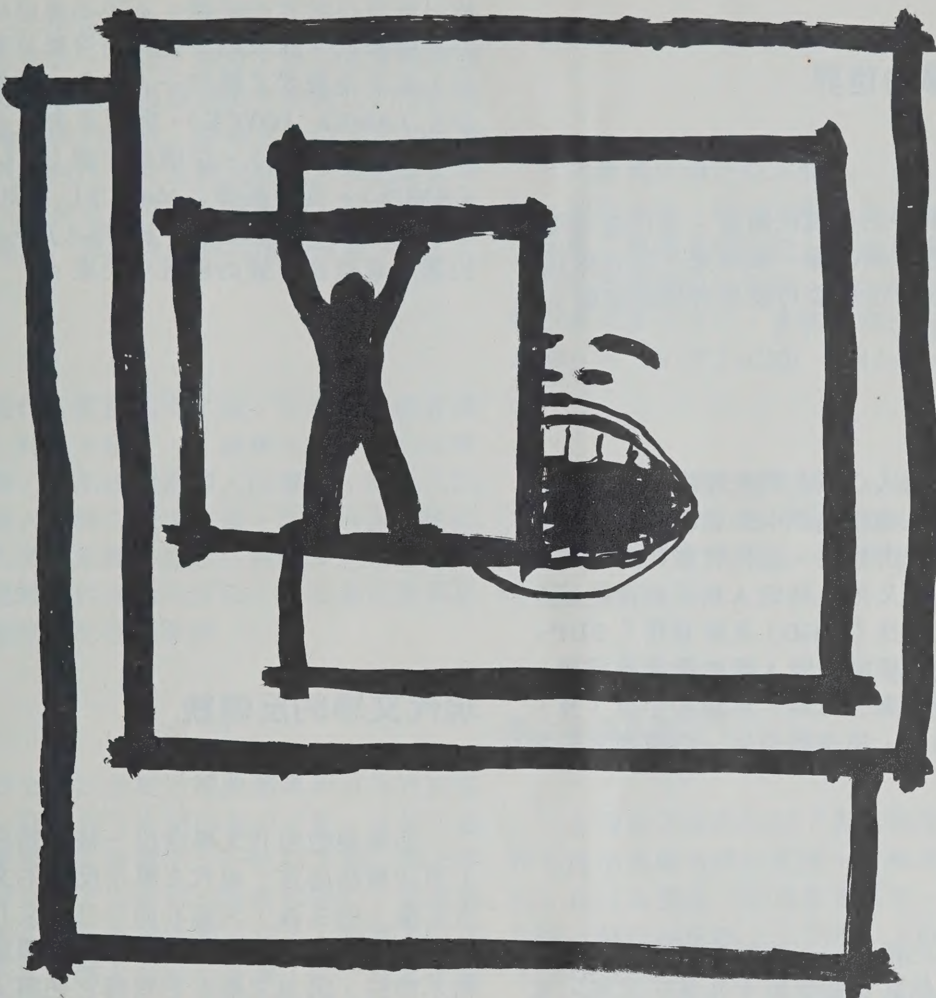
整個暑假的功課雖然是較閒暇，心思却沒敢鬆下來，再思再想，感謝神，我終於想通了！

按着神予人不同的恩賜，每位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崗位應當盡忠，誠然神容許我進入大學接受造就，我就當在功課上努力，神也會讓有特別恩賜的弟兄姐妹進到學生會或學生報，在未信主的同學中間作鹽作光，固然，神的工場可不能停滯。

我終於降服于神，今日我安然在功課和行為上見證神，雖然沒有直接涉足關社行列，我却毋須捨社會見聞於不顧。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麽?!」（斯四：14）

求神管教我在位分上盡忠！



現代西方文學的反叛

文學就是一個時代的寫照，用文字將世界的思想和人類行爲反映出來。

傳統的希臘文學精神所表現的是一個價值分明的世界—「惡得惡果、善得善終」。於是，在世界裏，有眞理、有理想，人可以賴之以生存下去。到了十六世紀末，這情形也並沒有太大的轉變；一般批評者都認爲莎士比亞是承繼了希臘的悲劇傳統。到了十七世紀，西方文學仍然環繞着「眞理」、「理性」這些誘人的主題前進；大多數的作品都表現出一個人類生存所追求而共有的價値標準和責任感。十八世紀末，西方文學中開展了浪漫主義時代，人的感情被加倍重視，人和其生存的意義遂變得更爲崇高。

但這一切，到了十九世紀末，就變得一團黑暗了，我們再也找不到十九世紀初英國小說作家們所曾熱切追求的「烏托邦」。代之而起的是絕望、失落、虛無、甚而瘋狂和毀滅的意象。

現代文學的世界

現代文學，正如現代繪畫、現代雕刻等藝術一樣，已經日漸遠離一般群衆，而自成爲一個特別的領域。這多少可說是拜佛洛依德（FREUD）所賜。

佛洛依德對人心理的研究深深影響着現代的西方文學家。他指出夢中的景象大都是由各種象徵性的符號所組成，這些符號代表了某些神秘的渴望；他又把人類的人格系統歸納成（ ）（ ID ）、自我（ EGO）及超自我（ SUPEREGO），使科學家們對人類的潛意識活動，有了新的註釋。那些所謂「意識般小說」及「心理分析小說」，都是始自這一心理學上的新成就。

佛洛依德的影響，可能較多於在文學技巧方面。現代文學其實更受到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物質文明的進步、科學的發達及接二連三的戰爭所影響。文學家們所體會到的，只是一連串傍徨、迷失、恐懼、不安和對生命意義的質疑。很多人在戰爭中逐漸體會到，人類的存在似乎沒有多大意義；他沒法拒絕來到這個世界，也沒有本事去面對這個世界在物質主意、科學主義高漲的二十世紀，人性的尊嚴被扔得不知去向，但人類求生的原始本能却鼓動着他，爲活下去而掙扎——而受苦，直至靜止於無可奈何的死亡中。

現代文學帶給這一代的苦悶，正是由於現代文學本身具有人所未曾經驗過的人類的內在眞實——包括人類無意識的心理世界、自我的剖解、生命意義的探討。現代文學家們爲了描繪這些內心世界的紀錄，不得不運用諸多象徵的、神秘的、意象的符號。而符號及意象的運用，也正是現代文學的一大特色。英國的喬哀思（ JAMES JOYCE）、吳爾芙夫人（ VIRGINIA WOOLF ）、法國的卡繆（ ALBERT CAMUS）、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德國的卡夫卡（ FRANZ KAFKA）等，都是善於運用意象及符號的現代小說家。

現代文學的反傳統

如果要把現代文學理出一條脈胳出來的話，可以概括而言：現代文學是反叛的文學。西方文學上的主義，大都有向自己的文化傳統反叛的性質；傳統的東西，往往受到懷疑、挑戰和不信任，因爲文學家們覺得它們與人生並不協調。

現代文學的逆流，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反「純粹理性」、二是反「上帝神話」，而這正正就是西方文化的兩大支柱。當存在主義者提倡「非理性」、而現代小說家仍運用着所謂「意識般」的技巧時，乃是與西方傳統的黑格爾式的理性哲學世界相對立而說的；而當沙特說「人被投擲於世界」、「人受罰而自由」，又當尼采說「上帝已死」時，他們又是在反對着西方傳統中上帝創造、眷顧人類的信仰。前後兩者都是徹底反對自古以來西方人對世界、對生命的種種傳統觀念。他們認爲人不是被上帝創造和看護，人乃是自由的、人生一切的苦難，都得自己來承擔。

現代文學從這些思想引申出來的觀念，認爲人生是荒謬、空虛、絕望，也是在反對着西方人的傳統思想。因爲無論是希臘式的理性哲學、或基督教的思想，都給予人生肯定的終極意義；人可以用理性去解決問題，而因着上帝的存在，生命是和諧而有始末的，死亡並不是終結，而是一個更美好的生命的開始。

就現代文學家的角度看，從理性主義發展出來的「科學主義」、「機械主義」、「工業主義」等，無不在蠶食着人的尊嚴，貶低人的地位，使人淪爲工具和物質，而不再是完整的人。現代文學家就是要把這種悲慘景象呈示出來，作爲對現代生活的反抗，從而藉此重新思想人的地位和生存的意義。

而自公元三世紀已經影響着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一直是西方文明的最大力量，這個力量驅使歐洲國家從野蠻中一一走向文明。對上帝的信仰賦與西方人絕對的意義和信心，去面對生存和其中的苦難與快樂。可是，西方文明在科學和人文哲學上空前的發展，把一向支持着這個文明的力量差不多推翻過來。沙特（SARTRE）對此有很深的感受，他的「無路可通」的口號，深刻的標示着西方人的苦況。

人是甚麼？人爲甚麼要活着？

誠然，生命的終極意義、生死的大問題，這些都是現代人問的問題，也是現代文學探討的主題。我們可以回復到柏拉圖式的理想世界裏去嗎？現代人的難題可有解決的方案？生存的眞正意義爲何？上帝在現代世界中究竟扮演着一個怎樣的角色？

讓我們看看現代西方文學家所提供的答案。

尼采的查拉圖士特拉

文學與思潮是分不開的。十九世紀末葉開始，以至今日，西方文學都是表現着那種對理想世界（無論是理性的、抑或是基督教信仰的）的反叛與懷疑的思潮。首先把這種反叛的思想引進文學世界的，當推德國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尼采的思想沒有系統性，而常利用文學的形式來加以表達。達哥提爾卽說：「在康德進行演繹之處，尼采則以一種直接的眼光來進行沉思。」

「上帝死了！上帝死了！」這正是尼采哲學中的基本斷言。

上帝是怎樣死的呢？對這個問題，尼采並沒有提出甚麼合理的証據——他根本就輕視理性，他只是提出一些寓言來說明。在他的「查拉圖士特拉如此說」（THUS SPOKE ZARATHUSTRA）一書中，尼采說：「上帝之死，有各種不同的死法。」其中一個最有趣的死法，是認爲上帝是笑死的。有一次，在一群天神中，有一個天神出來宣稱說：「只有一位上帝」。這位天神之所以這樣說，乃是出於嫉妒。嫉妒令他再無資格作爲天神，他那句不應出自一個天神之口的話令他失去了神性。而其他的神，由於這句「大失身份」的話而覺得好笑，終於笑死了！

當然，尼采這種說法，是一種文學上的諷刺手法。其實，他的眞正意思，是認爲上帝根本就不存在。以爲有上帝存在，只是一種弱者的哲學；將無法解答的問題，都一併推給一個由想像生來的概念「上帝」。在尼采看來，所謂「來生論」、「天堂」的說法實在源於痛苦虛弱的人的不長進。人爲逃避現實而假造一個上帝出來以資應付一切。



卡夫卡的城堡

「沒有上帝」的後果是甚麼呢？

尼采指出，人在世界中是孤獨的，人與人之間是隔離的，人的命運只操在自己的手上。這一種「隔離感」（ALIENATION）在以後的文學作家的作品中，往往成爲一個鮮明的主題；而在尼采以後的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的作品中，更表露無遺。

卡夫卡以他的三部未完成的小說「審判」、「亞美利加」、「城堡」留名於世。他的作品令人莫測高深，通篇都運用象徵手法；他擺脫了小說的故事性，忽略故事的成份，把文學提昇到描述人類精神的幽微境地。在他的筆下，充滿沉悶、夢魘、荒謬與孤獨的乏味感覺。他所創造的人物總是那麼孤立而無助，充滿罪惡感、無助感，在淒苦的人生道途上，迫切地尋求自我解脫。

在「城堡」中，主角K是一個土地測量師，極力希望進到一城堡裏，但始終不能如願。而在等待時，他暫時停留在一小村中；可是，又發覺不可能與村中的人建立關係，以致覺得孤立無援。最後，連自己的身份與行動也懷疑起來，而剩下那城堡是唯一的實在（REALITY）——但那城堡又永遠是那樣可望而不可即！

那不能達到的城堡是代表甚麼？是人生的目的？K又爲甚麼未能與他人建立關係？卡夫卡的小說都是寓言，因而他們可以容受許多解釋。有些評論家把它們看成是僞裝的自傳。在反猶太的中歐，他不幸竟生於那極少數的猶太人家族；他父親是成功商人，但父子之間經常發生衝突，他最後失掉了家庭；他抨擊猶太教，因而他沒有了宗教；在愛情，他受盡折磨，而最終也沒有結婚；在捷克民族中，他却只說德語，因而他沒有了祖國。簡單來說，他好像是他自己的小說「蛻變」中的那位年青人，即是他本性依舊，但他醒來時，却發覺自己變成了一隻大蟑螂。

沙特的「虛無」與「荒謬」

對尼采和卡夫卡而言，世界上並沒有甚麼上帝（PROVIDENCE）的眷顧，人的重擔只有人自己來承擔；人在世界上是孤獨的，只是從一個盡頭走到另一個盡頭。再發展下去，當然就覺得人生是沒有意義、是荒謬的。這一種思想到了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和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便臻於成熟。

人，有如迷失的小孩，在十字街頭上找不着回家的路。徬徨、恐懼與不安，是現代人的特徵。誠然，對沙特而言，要活下去，是現代人的悲劇。這在他的衆多作品中表現得很清楚。他的小說並不多，只有「牆」、「嘔吐」、「自由之路」等，但他的戲劇則頗多，如「蒼蠅」、「沒有葬禮的死者」、「可敬的娼妓」、「魔鬼與神」等。

沙特認爲人的存在，乃是他自覺自己的存在，而不是由於神或其他東西使他存在。他曾說：「假如上帝不存在，則情形將甚爲尷尬，因爲一切從睿智的上天發現價值的可能性將隨之而消逝……假如上帝不存在的話，任何事情確實都會被允許，人結果就被遺棄，因爲他無法在他本身之內之外發現足以依賴的東西。」這說明了他的「荒謬」與「被棄」的概念。

沙特說：「存在是荒謬的」。這有兩個意思：第一，事物之存在本身並無甚麼充份的理由或意義；第二，事物的存在是偶然而不是必然的。這些思想在他的第一本小說「嘔吐」中已經出現，書中的主角安東尼發現每一種事、物都是可厭和沒有意義的。當他站在海濱，拿起一塊小石時，突然有一種奇異的、令人厭惡的恐懼感籠罩着他，他覺得小石的存在是偶然的，因而是荒謬的；當他在咖啡館注視着一杯啤酒時，他亦充滿了某種厭惡；當他在鏡前時，又發現鏡中出現的不是人，而是一條魚，而後來，他去到一個畫廊，看到那些小資產階級自滿的面孔，他就開始作嘔了；因爲他覺得他們的生活被種種的制度、習慣所包圍，而從未自覺他們的存在，其實沒有理性的保證而只是偶然的——就像一塊小石、一杯啤酒、一個人的樣子那樣偶然，他們離開這個世界時，就好像他們從未生活過在這個世界一樣。

對沙特來說，所謂事物，其實僅是它們所呈現出來的現象，在它們的背後，一無所有；換言之，當事物不再呈現時，它們就歸於「虛無」。這一種虛無把人與人分開了、把人與世界分開了、把行動與行動分開了、把過去與現在分開了；所以，人是絕對「自由」的，但也是虛無的。「嘔吐」中的安東尼說：「裏面沒有東西，只有虛無；我是虛無，我是自由。」

一九六四年，沙特拒絕接受瑞典文學院頒給他的諾貝爾獎金，可能也是認爲這個獎是偶然而荒謬的吧！

卡謬的薛弗西斯

比沙特稍後幾年的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對「荒謬」的見解還要來得實際，正如歌柏斯頓（COPLESTON）指出的，卡繆可稱得上是一個「關於『荒謬』的哲學家」。而在現代文學方面，卡繆的地位和影響比沙特是過之而無不及的。

卡繆的小說很多極爲著名，諸如「薛西弗斯的神話」、「異鄉人」、「瘟疫」等；如此，他還寫了不少戲劇，例如「卡里古拉」、「誤會」、「婚禮」和「守法者」等。

在「誤會」一劇中，卡繆曾說：「世界本身是沒有理由的；而我有權這樣說，我曾遍嘗世界的滋味，從創造到毀滅。」他指出，在現代的生活中，每天只是起床、工作、吃飯、睡覺，天天週而復始，「無論如何，『爲甚麽？』這個問題總會浮上來。」這樣，荒謬的感覺亦隨之而起。

根據卡繆，世界本身並不荒謬，而只是「非理性」；當人面對這樣的一個世界時，荒謬才會出現。但就是在這樣的世界中，卡繆仍然贊同人類應勇敢地生存下去；而這也是卡繆與沙特、尼采等人不同的地方。卡繆要人類英雄地面對荒謬，並對其反叛。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薛西弗斯觸怒諸神而被懲罰，要不停地將一塊大石推上山頂；然而那塊大石每次都從山頂滾回山脚，薛西弗斯又要再次將它推上山頂去。在諸神的眼中，這一種徒勞無功但又永無休止的苦工就是最可怕的刑罰；但卡繆認爲：

「使我感到關心的就是薛西弗斯回來及停頓的那一刻。緊貼着石頭的一張臉已經變成石頭一樣！我看見那人以沉重但仍然整齊的步伐回到下面去，走向他永不知道何時會結束的磨難。這一刻乃如一個可供喘息的場所，像他的苦難一樣可確定地會反覆到來，這是具有意識的一刻。每當他離開山頂，逐次往下走向諸神的居處時，他是勝過他的命運的。他比他的巨石更堅強！」

對卡繆而言，世界是無理性的，生命是荒謬的。但人若去逃避，則是自欺的苟存；而自殺更是向荒謬投降。卡繆肯定了一種不苟存也不自殺的存在，他要面對荒謬，且向其反叛，這也是一種悲劇而也是英雄式的存在。

現代文學的反叛

尼采曾經厲聲說道：「這是一個需要大藐視的時代！」

一個需要大藐視的時代！僅此一語，可見尼采對這時代的悲慨。很多現代西方文學作家似乎都與尼采有相同的感受，在他們的作品中，往往令人感覺到一股令人窒息的絕望氣息。

爲甚麽現代西方文學家所描繪的世界是這樣灰暗的？當然，這問題可以容讓很多不同的答案。我們可以用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及政治學等角度去解釋；可是，追本求源，其實正是因爲這些西方的文學家、哲學家們選擇去否定了神的存在。很多現代西方文學家（如沙特與卡繆）的作品，其對象可說同是那些已經失去對神的信仰的人，他們背後的企圖是嘗試去探討和展示無神論的涵蘊，並去展示無神論者應有的行爲和面對生命的態度。

就對沙特與卡繆而言，一個荒謬的世界正是一個沒有了神也沒有了絕對客觀價值的世界；所以，生命的荒謬源於對神的否定。他們二人都在探討一個孤獨的現代人在這個世界所過的荒謬而沒有意義的生活，正如歌柏斯頓（COPLESTON）在其「當代哲學」一書中指出，沙特與卡謬有一共同的問題：「在這個沒有上帝、沒有意義的世界中，一個人怎樣生存？」

聲稱擁有神，體驗着神的存在的基督徒們，如何去回應這些現代人的問題？

一般人都承認，文學對世界的影響遠超過其他的表達形式。而這許多的現代文學家正深深地影響着這個世代，很多年青人不正是被甚麽「虛無」、「荒謬」、「存在」的問題推到迷茫之中嗎！

基督徒對神的存在體驗到何等的地步？基督徒的文學家們（如果有的話）也可以對現代文學來一個「反叛」而影響世界嗎？

○ 專題小組

福音工作？大眾傳播媒介？

——突破影音組及七百同樂會

○ 專題小組

在香港，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力愈來愈爲人注視，電影、電視、播音每日都在我們的生活裏扮演着重要的角式。在基督教的團體中，「突破影音組」和「七百同樂會」就是藉着視聽的傳播媒介將福音的眞理傳送到每一階層。

突破影音組的工作：

包括：

㈠訓練

對象主要是對影音事工有興趣，或願意負責影音組義務工作的基督徒。訓練的課程包括理論及技巧兩方面。理論的課程包括有聖經化的傳播模式（如從聖經中探討神怎樣用不同的媒介向當代的人說話。），大眾傳播的基礎理論，和傳播模式的探討。

在製作技巧上，有劇本的創作、攝影、幻燈、短片的製作，及錄影的技巧等。

㈡製作

可分爲「小型」及「大型」的製作。小型的製作以福音性、服務性、宣傳及基督教教育的幻燈及短片爲主。如已完成的「冲激」，（ I LOOK FOR LOVE ）等幻燈片和突破少年的宣傳片等。大型的製作則有電影、電視、和播音節目。現在突破影音組正籌備製作一部十六米厘的電影，以故事的形式，激發觀衆再次反省人生。

電視製作方面，將會計劃製作十三輯有連貫性的電視片集，希望能夠在三四年後實現。

在播音方面，則有「突破時刻」，每星期一至五晚上十時至十一時在商業第二台播出。

㈢聯絡

主要聯絡電影、電視、播音界中工作的基督徒，邀請他們參予製作和協助開辦訓練課程。

突破時刻

「突破時刻」可算是現今影音組最大型規模製作之一，而且亦深受很多非基督徒的歡迎。「突破時刻」的對象主要是十五至二十五歲的青年，他們多是學生或文員。節目的內容大都是針對青年人所關心的問題，如學業、前途、感情、心理、情緒等問題。藉着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啓發聽衆去思想人生，面對人生。從而帶出基督徒對這些問題的觀點及答案。除探討個人的問題外，亦有讓觀衆更認識社會與及關心社會等節目，如「唔只你一個」的社會關懷節目。

「突破時刻」由多位主持人負責，他們多是義務的，並且經過訓練然後選拔出來。他們以各自不同的風格，將自我的感受、體驗與聽衆分享，使突破時刻與聽衆更爲接近。由於他們具有不同的風格，因此節目內容的構思自然不能有很通落的連貫性。

由於一週有五次的節目時間，而突破時刻是需要長時間的製作，如節目的構思，資料的搜集、錄音等工作，以致一些半小時的節目需兩日才能完成。故此人手方面是缺乏的。（所以目前影音組急需找尋一位全職的廣播幹事。）

「突破時刻」在商業電台播出，所以需要特約一些廣告來減輕經濟上的負擔。除此之外，突破仍需負擔每月約二千多元的廣告費。所以經濟方面亦是一個問題。而教會的奉獻成爲節目支出的主要來源。

突破時刻需要很多的人力，金錢去支持，但並沒有直接以講道的形式將福音帶出，因此很多基督徒懷疑突破時刻的存在價值。不過，傳福音及接受福音都是一個過程。突破時刻只是將基督徒的人生觀、價值觀、處世的態度帶給非基督徒，爲要消除他們對基督教的誤解，而使他們的思想更接近基督徒的人生觀、價值觀，爲他們將來接受福音而舖路。突破時刻雖然不是直接的介紹福音，但藉着音樂、聖詩、個人的經歷和體驗，將基督的信息，基督徒的見證更活潑的宣揚。

從聽衆對節目的反應，大型活動如突破之夜，福音營等之參加，證明突破時刻確實被聽衆接受，而且產生了一定的成果。

七〇〇同樂會

自「幸福的音韻」結束播映後，便很少有基督教團體製作的連續性節目在電視廣播，直至今年的十月，一個福音性的節目「七〇〇同樂會」才在螢光幕上出現。

「七〇〇同樂會」是美國一個福音廣播機構C.B.N.（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所製作，而在香港麗的電視的播出亦是由C.B.N.特約。在香港的聯絡人則是（CHRISTIAN ACTION CENTRE）的REV. CAWSTON，而亞洲歸主協會、突破影音組等亦有參加協助「七〇〇同樂會」的播出。

「七〇〇同樂會」雖是一個世界性的節目

，但主要都是在美國攝製。在麗的播出的錄影帶，則是經過删剪後寄來的，所以在第一台的播出前需要重新配上廣東話。雖然配音的藝員大都不是基督徒，配音的效果却令人滿意，尤其在對白方面，更不需加以修改。

「七〇〇同樂會」主要是以訪問的形式，帶出基督的信息。在每次的節目中，節目主持人PAT ROBERTSON(C.BN的創辦人及總裁)，都會邀請生活在不同的階層，在不同環境中工作的基督徒接受訪問，與他們討論問題，如科學，神蹟、社會等，與及分享他們信主的經過，基督徒的人生經歷等，將福音帶給在每一階層的觀衆。所以，每次節目所邀請的嘉賓中，有明星、舞臺劇員、科學家、作家、歌星等。

為了配合節目的播出，在每次播出時都有輔導員接聽觀衆的電話，與他們討論信仰的問題。平均每次在中文台播出後，收到的電話次數達到二百多，英文台亦達到一百多。而其中十份之四的電話是表示曾與節目主持人PAT ROBERTSON一起祈禱，接受主耶穌作他們的救主，而開玩笑的電話則佔很少數。決志的基督徒會交給一些已經與「七〇〇同樂會」有接觸的教會，讓教會、團契負責栽培的工作。

觀衆的電話次數反映出「七〇〇同樂會」的可行性。接聽的電話中，有很多都表示他們是第一次接觸福音。由此可見「七〇〇同樂會」確能將福音帶給一些沒有聽過福音的人，尤其是那些從不參加教會聚會，或大型的佈道會的。但是「七〇〇同樂會」却遭遇其他的問題。

「七〇〇同樂會」雖是以訪問為主。在美國，這類形的節目雖受歡迎。但在香港，這類形的節目顯然不是最為觀衆所接受的。香港人以電視為娛樂，大都不希望在工餘，再花腦筋思考一些較為「硬性」的問題，在這情形下，能接受的觀衆又有多少呢？而由於這節目在美國製作，部份內容太「美國化」，而且在香港播出的節目內容全是由美國方面決定，以致所討論的問題，往往是美國人所關注的，香港的大多數觀衆却不感興趣，如曾討論過的黑人問題便是一例，在那週的電話次數有顯著的減少。加上觀衆對節目缺乏親切感，更難引起他們的共鳴。希望以後能在節目中加插一些在港攝製的短片，改善以上的情況。

另一方面，郵遞遲誤亦阻延了節目的播出。但最大的問題却是基督徒的支持。因為從「七〇〇同樂會」的播出，可以試驗出香港的觀衆能否接受宗教性的節目。若證明香港的觀衆無法接受時，那麽對於將來利用電視媒介傳福音便會遇到一定的困難。所以，讓我們在節目播出時，扭開我們的電視機吧！讓家裏未信主的親人，從電視接觸福音。

「突破時刻」與「七〇〇同樂會」是分別利用播音及電視作為傳福音的媒介。但是「七〇〇同樂會」却是由外國基督徒所製作及特約的，而我們在香港的基督徒，是否應該從他們手中接過這工作，不再倚賴外地的製作呢？而在製作這些節目的時候，我們應採取怎樣的策略呢？像「突破時刻」間接地或「七〇〇同樂會」直接地傳播救恩呢？這是教會所應關注的問題，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便有香港基督徒所製作的福音性節目在螢光幕上出現。

TOZER — The Forgotten Prophet

C. S. C.

Dr. Aiden Wilson Tozer was pastor of Chicago Alliance Church, U.S.A. Ever since his death in 1963, there has not arisen among Evangelical christians another person who merits to be called a 'prophet'. Though he was only a pastor of a small denomination (the Alliance Church is not a very large denomination And this pressure in America), his influence went well beyond its boundary. He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strongest and most faithful warrior in preaching the truths of the deeper life.' Thoughout his lifetime he had not ceased to preach and to write, to point out the spiritual weakness, defects and deviations of the American Church in the 50's. With tiredless efforts, he exhorted the christians of the time to pursue a deeper spiritual life, to know God, so that they may emerge from the skin-deep Pharisic religion and reach forth toward maturity.

* * * *

Surely Dr. Tozer is an authentic 20th Century prophet. The prophets in the Bible are God's servants who faithfully proclaim God's message to their times, and this is just what Dr. Tozer did. In one of his books he writes.

"There are so many in the Church who are spiritually blind that I tell God that I want to be a lower — case 'seer'. I want to penetrate and uble to see — I want to be a lower — case 'seer'. I want to thenetrate and understand hyphen and have discernment concerning the whole plan of God. I want to appraise the situation and see it as God sees it — to know the role of God in this day of religrous confusion."

"Now, that doesn't make a man easy to live with. It doesn't make him popular and it doesn't create any problem of police taking care of the crowd."

"This course has forced me frequently to follow the trail of opposition and temptation straight to the goe! But I would rather have it this way than to have to admit — as some will have to admit — to having spent a lifetime preaching the Word of God and yet never having met the devil once in open combat !" (1)

Yes, when a godly person can 'see', he is not to be welcomed; but rather, he will be under the serious attack of the devil. And it also brings him a solemn responsibility — to proclaim what he sees', to awake God's Church of her weakness and worldliness, so that she can meet Christ.

For Dr. Tozer, "to speak to God on behalf of man is probably the highest service any of us can render. The next is to speak to men in the name of God." (2) What drives him "to speak to men" is his "love for the Triune Godhead and a sorrowful concern for the spiritual welfare of the Church." (3)

Actually he once confessed, "The sight of the languishing church around me and the operations of a new spiritual power within me have set up a pressure impossible to resist (4) had forced him speak and to write books.

Certainly, to be a prophet and to point out the weakness of the church and the christians, always cause a person to be against the tide and to be misunderstood. For such hardships Dr. Tozer had his reply.

"But, I will tell you something — it is a delightful thing when you know that you are close enough to the adversary that you can hear him roar! Too many christians never get into 'lion country' at all !" (5)

In one of his prayer, Dr. Tozer betrayed his heart,

"I beseech Thee, give me sharp eyes to detect the presence of the enemy; give me understanding to see and courage to report what I see faithfully. Make my voice so like Thine own that even the sick sheep Thee." (6)

*　　　*　　　*　　　*

To appreciate Dr. Tozer's message more deeply, we must recollect the American Church of his time — and the many facets of her are already disclosed in his works. The church was then in an affluent society, and her believers were trapped in worldliness. There were all kinds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but these brought not piety and spiritual progress to the believers' life; rather, they gave them 'amusement'. The average christians were weak and superficial, without any thirst for God, and unfamiliar with the life in the spirit. These, coupled with liberalism and rationalism, had turned them unstable in their faith, and greater deterioration in their conduct followed itwas amidst such religrous ebb that Dr. Tozer wrote his book "The Pursuit of God". This book has ever since created deep longings for and pursuit of God in many a believers's life.

*　　　*　　　*　　　*

In his "The Pursuit of God", Dr. Tozer has given a portrait of his time as such,

"Every age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Right now we are in an age of religious complexity. The simplicity which is in Christ is rarely found among us. In its stead are programs, methods, organizations and a world of nervous activities which occupy time and attention but can never satisfy the longing of the heart The Shallowness of our inner expeniences, the hollowness of our worship, and that servite imitation of the world which marks our promotional methods all testify that we, in this day, know God only imperfectly, and the peace of God scarcely at all." (7)

To know God — this I believe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 in Dr. Tozer's thought. In another of his works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he writes in its preface,

"The Church has surrendered her once lofty concept of God and has substituted for it one so low, so ignoble, as to be utterly unworthy of thinking, worshiping men . . . With our loss of a sense of majesty has come the further loss of religious awe and consciousness of the divine presence. We have lost our spirit of worship and our ability to withdraw inwardly to meet God in adoring silence. Modern Christranity is simply not producing the kind of Christian who can appreciate or experience life of the spirit. The words,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mean next to nothing to the self-confident, bustling worshiper in this middle perio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rediscover God's majesty — this he offered as the solution to the loss of religious piety. The theme of recognising God for who He is and giving Him the worship and honour due Him was particularly dominant in his late writings.

However, he was aware of the difficulties involved. As he said, "To know God requires time — and this we must give."

*　　　*　　　*　　　*

Dr. Tozer always felt uneasy concerning the lordship of Christ in His Church,

"I confess to a feeling of uneasiness about this when I observe the questionable things Christ is said to do for people these days. He is often recommended as a wonderfully obliging but not too discriminating Big Brother who delights to help us to accomplish our ends, and who further faviours us by forbearing to ask any embaras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moral and spiritual qualities of those ends. . . . . . Thus our Lord becomes the Christ of utility, a kind of Aladdin's lamp to do minor miracles in behalf of anyone who summons Him to do his bidding." (8)

Christ was only nominally reverenced but actually utilized. Dr. Tozer lamented over this situation till his last spell on earth before death,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Christ in the gospel Churches may be likened to that of a king in a limited,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 . . Christ is now in fact little more than a beloved symbol. "All Hail the Power of Jesus' Name" is the church's national anthem and the cross is her official flag, but in the week-by-week services of the church and the day-by-day conduct of her members someone else, not Christ, makes the decisions." (9)

Dr. Tozer had observed that the Church had come to "The Era of an Absentee God" (10), and what followed was religious boredom; then religious entertainment, which seeked to amuse the bored believers, and above all, a kind of pragmatism which rest on impressive results,

"Those Christians who belong to the evangelical wing of the church (which I firmly believe is the only one that even approximates New Testament Christianity) have over the last half-century shown an increasing impatience with things invisible and got a host of things visible and temporal to satisfy their fleshly appetities." (11)

"So today we have the astornwishing spectacle of millions of dollars being poured into the unholy job of providing earthly entertainment for the so-called sons of heaven. Religious entertainment is in many places rapidly crowding out the serious things of God." (12)

"The nervous compulsion to get things done is found everywhere among us. We are affected by a kind of religious tic, a deep inner necessity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that can be seen and photographed and evaluated in terms of size, numbers, speed and distance." (13)

Actually, Dr. Tozer has been very bold in pointing out the tragedy of many wasted religious activities,

"My observation have led me to the belief that many, perhaps most, of the activities engaged in by the average church do not contribute in any way to the accomplishing of the ture work of Christ on earth." (14)

He also noted the many prevalent bad habits of the believers, among them was the vacation habit. (15)

* * * *

By and large, the greater part of Dr. Tozer's message was still directed to personal piety.

"God and men and their relation to each other — this I believe to be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in this world." (16)

With deep spiritual insight and profound experience in God, Dr. Tozer seachingly described the inner struggle of a christian, the devil's attack on him,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and the sweaty experience of total surrender to God. He also discussed such topics as faith, love, essence of true religion and so on with fresh light. These discussions were, above all, very practical.

There is one more important point — he always exhorted christians to leave the state of mediocrity (17), and to strive toward the heart of the faith. And note how he signed,

"Mediocre — most christians are mediocre!" (18)

And I just can feel that he said with tears the following exhortation,

"Oh, brethen, He is our God, and this is my advice — love Him and trust Him and depend only upon Him! If we insist upon trusting ourselves, our training, our education, our talents and our human judgement – we make God less than He is and we make man more than he is! We take the glory from God and give it to our converted and sanctified self — and that is shameful, because it takes from God the ultinate and final trust." (19)

* * * *

Dr. Tozer is an authentic prophet, but he is a forgotten prophet. Fo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since his death, the sight of the Church for which he lamented has not been improved. Rather, it deteriorates. Yet there are few people who heed his cry in the wilderness, and his works have not been widely circulated. (20)

* * * *

Dr. Tozer's works, besides "The Pursuit of God"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also include:

1. The Divine Conquest — a work which discusses the essence of true religion
2. Paths to Power (21) — a discussion on how the church can acquire spiritual power
3. I Talk Back to the Devil — a profound work on the spiritual warfare of a christian
4. God Tells the Man who Cares (22) — a discussion on the many facets of the church
5. The Root of the Righteous
6. Man: The Dwelling place of God
7. Of God and Man
8. That Incredible Christian
9. Born After Midnight (23)

* * * *

To be sure, Dr. Tozer's works are not easy to read. In fact his style is lucid and down to earth,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American writers. By him the truths of the deeper life are aptly and sharply divided. Certainly his works are somewhat mystic and he is, as described, "an originality of throught". To appreciate his message requires much time and meditation, and at least a bit of real encounter with God. If we cannot understand his message, does this indicate that we are spiritually poor and lacking in the experiences of God?

The author has only a preliminary glimpse at Dr. Tozer's thought, but this is enough to capture my mind. The weaknesses which he pointed out so aptly of the American Church are just the weaknesses of our church toda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us an affluent society. Our church has also inherited the same mentality of the American church. We are equally lacking in our knowledge and pursuit of God. We are also surrounded by all kinds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and a strong pragmatism exhibits itself. We have our own religious entertainment, and also our own vacation madness. Will we have the courage to confront the challenge from Dr. Tozer? May the Lord have mercy on us, and may the message of His servant be speaking to us today!

Foot notes:

1. See "I Talk Back to the Devil", Preface, pp. 6-7
2. See "Born After Midnight", Forward, p. 7
3. Ibid, Forward, p. 7
4. See "The Divine Conquest", Preface, p. 12
5. See "I Talk Back to the Devil, Preface, p. 7
6. See "God Tells the Man Who Cares", pp. 86-89, "The Prayer of a Minor Prophet"
7. See " The Pursuit of God", chapter 1, "Following Hard After God"
8. See "The Root of the Righteous", pp. 20-23, "That Utilitarian Christ"
9. See "God Tells the Man Who Cares", pp. 163-172, "The Waning Authority of Christ in the Churches"
10. Ibid, pp. 65-68, "The Era of an Absentee God"
11. See "Man: The Dwelling Place of God", pp. 123-126, " Religious Boredom"
12. See "The Root of the Righteous", pp. 26-29 "The Great God Entertainment"
13. See "God Tells the Man Who Cares", pp. 68-71 "Pragmatism Goes to Church"
14. See "That Incredible Christian" pp. 134-136 "Meditating on God"
15. See "God Tells the Man Who Cares" pp. 126-131 "Midsummer Madness"
16. See "Of God and Man", Forward p. 7
17. Mediocrity also means "a person of little power or importance"
18. See "I Talk Back To the Devil" pp. 43-53 "You Can't Be a Baby All Your Life!"
19. Ibid, pp. 121-131 "Caution: Self-will Will Scratch Your Back!"
20. The authors feels very sorry that any reader who is stirred to read his works may be unable to find any. Most of his books are not in print. This shows how forgotten he is.
21. "The Pursuit of God", "The Divine Conquest" and "Paths to Power" a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published by the Alliance Press, Hong Kong.
22. These six books are collections of his articles during the period 1950-63 when he was editor of The Alliance Witness, all published by the Alliance Publications, India.
23. Other books which the author himself has not got includes:
    1. How to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2. Worship: The Missing Jewel of the Evangelical Church
    3. Who Put Jesus on the Cross
    4. Let My People Go
    5. Life More Abundantly

推薦給初信基督徒的十二本書

前言

「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

傳道者在他那「手抄本年代」已如此慨歎，今天，印刷術突飛猛進，出版事業方興未艾，我們應更能體會這句話所含那份無可奈何的情狀！

撇開普通書刊不談，單就屬靈書籍而論，已教我們窮盡一生也讀不完。興之所至時讀它一本半本，也許饒有趣味；但這樣胡亂讀書，却只會浪費了僅有的寶貴光陰！「肯深思的基督徒必有常讀書的習慣。」我們更必須培養有計劃，有選擇的讀書習慣。

尤其在今天，出版書刊因投機而愈出愈濫，普通信徒把暢銷書盲目奉爲權威的心態日益盛行，在這種情形下，要選擇有份量的書本，再按部就班去閱讀，便需要有負責任的「過來人」指導協助了。書評或書目的作用正是在此。

一直以來，專上學生基督徒團契（I.C.C.F.）幹事都有這個心願，就是爲各院校團契的弟兄姊妹編訂各類書目，以供大家參考。七八年十月二日，這個「書介小組」終於成立；其成員包括莊陳綺雲、劉展薇、莫昭友、袁天佑、黃浩儀及李思敬等，並有蘇芸英幹事列席。「書介小組」經過詳細考慮，決定首先編訂一份「初信書目」，一方面配合各院校福音工作的後繼部份，同時也有「由最初做起」的意思。

這份「初信書目」是由六十二本書中挑選出來，推薦給初信基督徒，是屬於「必讀」之書。我們建議初信的弟兄姊妹買下這十二本書（是一項不用後悔的投資！），並嘗試在一年內讀完它們。當然，其他弟兄姊妹以前未看而現在補讀，也是十分值得的一回事！

書目所列的十二本書，只有兩本是華人基督徒執筆。固然大部份都有中譯本，（剩下未有翻譯的兩本也有需要翻譯成中文，）可是讀來總不及自己人寫得親切，看來我們猶需努力，有寫作恩賜的要有紀律地寫作，其餘的人要有愛心容讓他們專心寫作！

此外，我們發覺PAUL E. LITTLE所著的三本書，在同類書中顯然不同凡響。神在他的英年（四十六歲）接他返回天家，固然有祂的美意；但今天起來接棒的基督徒作者，實應效法他的熱誠和認眞，面對時代需要，絲毫不荒費神的託付，全心全力去服侍周圍的弟兄。

話扯遠了，讓我們從最初做起，好好閱讀以下的十二本書：

書目

1. J.R.W. Stott —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Scripture Union $8.90
（中譯：認識聖經　校園　$8.00）

2. J.I. Packer — **Knowing God**
Hodder & Stoughton $12.70

3. P.E. Little — **Know What You Believe**
Seed Press $4.50
（中譯：你信什麼　種籽$ $5.30）

4. P.E. Little — **Know Why You Believe**
Victor Book $10.80
（中譯：你爲何要信　証道　$5.00）

5. P.E. Little — **How to Give Away Your Faith**
Inter-Varsity $10.50
（中譯：把別人介紹給主　証道　$4.80）

6. J. White — **The Fight**
Inter-Varsity $13.20

7. M.C. Griffiths — **Take My Life**
Inter-Varsity $11.60
（中譯：用我一生　証道　重印中）

8. M.C. Griffiths — **Cinderella with Amnesia**
Inter-Varsity $11.60
（中譯：美境重尋　証道　$6.80）

9. A.W. Tozar — **The Pursuit of God**
Alliance Pub.: India
（中譯：渴慕神　宣道　重印中）

10. 張修齊　張胡怡菁　活用讀經法　証道 $1.60

11. 張修齊　釋經原理淺釋　學生福音團契 $3.80

12. 華福蘭（編）　晨更　証道　$2.80

J.R.W. Stott —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Scripture Un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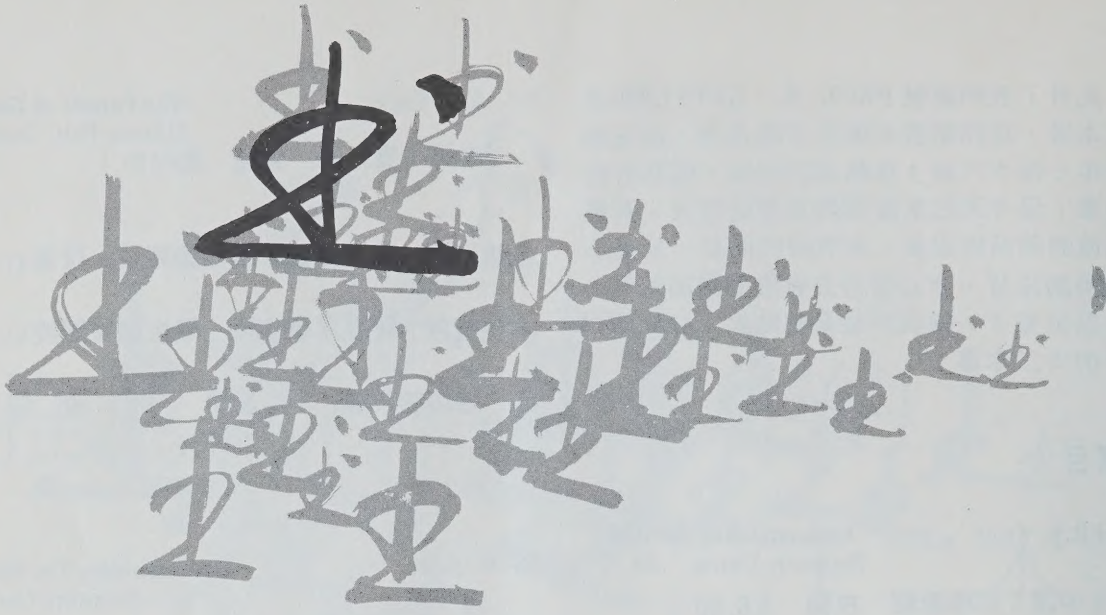
（中譯：認識聖經　校園）

閱讀聖經是基督徒屬靈生命長大的途徑。然而在初信階段，你可能對聖經有些疑問：到底聖經的作者是誰？撰寫的時間、地點和原因爲何？它的信息是甚麽？爲甚麽稱它爲神的話？怎樣讀它？詮釋它？假若你要明白問題的答案，這本書便最適合不過了，因爲作者寫書的首要對象，就是存着這些疑問的初信者。

全書共分八章。作者首先解釋寫成聖經的目的，乃在使人透過它認識基督，且因相信基督而得着救恩。因此，雖然聖經的內容不違反科學，同時亦具文學價値，也探討哲學問題，但基本上它不是有關科學，文學或哲學的著作，而是論及神爲人預備的救恩。

第二至五章分別解釋聖經的地理環境及縷述舊約與新約的歷史事蹟。聖經旣爲救恩的書，完成救恩者乃基督，因此，作者認爲聖經的主要信息是基督的救贖。甚至在第六章解釋聖經權威時，作者的語論也不離開基督：「我們尊崇聖經的權威，因爲我們尊崇基督。」

最後兩章談及的問題十分實用：我們如何去解釋聖經，我們對聖經應有的態度及怎樣在生活裏實踐聖經。全書有理論的闡釋，也有實用的備解，內容十分豐富。對於願意花心機去認識聖經的基督徒，這是難得的入門好書。



J.I. Packer **Knowing God**
Hodder & Stoughton

怎樣才是眞正認識神？這問題對初信者尤覺眞切。作者在書內正好針對這論題，分作三部份來討論認識神的態度，認識的對象——神的本性，及認識神所帶來的後果。

原來單單學習有關神的知識（KNOWLEDGE ABOUT GOD）不等於認識神；我們必須把客觀外在的知識化作主觀內在的經歷（KNOWLEDGE OF GOD），才是眞正認識神。作者進而引導我們逐一瞭解神的本性，幫助我們開拓對神豐富本性的知識領域，讓我們親身體驗神。最後一部份是實踐，當我們眞正認識神——我們在天上的父，就明白作神兒女的權利與義務，又能覺察祂的帶領和保守。

細心閱讀本書，我們便發現作者強調認識神就是聆聽祂的話，辨別祂的性情，接納祂的命令和享受祂愛中的喜樂。作者似乎不是在分析神學教義，而是嘗試與讀者分享神奥秘的深度，引導我們集中注意神自己，從而去默想、讚美、禱告、自省和信靠。認識神會徹底改變我們的生命，也成爲我們信心和見證堅固的基礎。

作者是典型的英國人，個性謹嚴，行文優雅，題旨分明，讀者若在語文上多下功夫，對於書內大意不難掌握。

P.E. Little **Know What You Believe**
Seed Press

（**中譯：你信什麼　　種籽**）

不少基督徒對「神學」、「教義」都存着敬而遠之的心理。事實上，我們切實明白信仰的內容，是決定我們如何生活的重要條件。對信仰一知半解，非但無法辨別是非，就連許多生活上價值取捨也不明所以。初信者許多的學習中，沒有比在眞理的教導上穩打根基更爲重要。

本書可算是一本小型的系統神學，按題目來介紹基督教信仰，內容包括聖經、神、耶穌基督、基督之死、人與罪、聖經、教會、天使與魔鬼，救恩及將來的盼望。大致來說頗爲全面，而且在同類書中顯得簡明活潑。不過，它的限制也正好在此；以這樣短的篇幅來概括信仰全部內容，自然不能深入。英文版每章附有參考書目，都是非常艱深有份重的神學著作；中譯本却付諸厥如。

作爲入門的閱讀，本書誠爲上選。但盼望讀者稍爲涉獵信仰的範圍，獲得粗略的概念後，應繼續在教義上充實自己，不但掌握知識，更進到生命體驗的境域裏去。

P.E. Little　　**Know Why You Believe**
Victor Book

（中譯：你爲何要信　　證道）

基督徒信仰是精神寄託嗎？除了個人的經歷，我們的信仰可有客觀，外在的基礎？這本書就正好針對我們心裏的存疑：「你爲何要信？」爲我們提供了廣泛的資料；例如神的存在，耶穌是神是人，聖經爲何可信？神蹟的可能性，苦難的問題，科學與信仰，並基督徒的經驗等。這些資料都是經過研究整理的工夫，讓我們明白基督教信仰在歷史上和理性上牢固的基礎。

然而，本書並沒有意圖使你成爲「有問必答」的通天曉，事實上，神也沒有將每一件事背後祂的心意顯明出來，所以我們不可能完全回答所有問題。況且，辯論或駁倒別人不會叫人相信，只有聖經才能使人知罪悔改。

我們向別人解釋信仰的客觀性，是基於現有的知識，這知識經過後世歷代的信徒透徹思想，足以作爲護教的基礎；同時，我們相信這是聖靈用以光照人心的方法之一。因此，我們討論信仰的根由，固然爲着堅固自己，也是幫助別人去認識眞理，如聖經所說：「只要心裏尊主基督爲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P.E. Little　　**How To Give Away Your Faith**
Inter-Varsity

（中譯：把別人介紹給主　　證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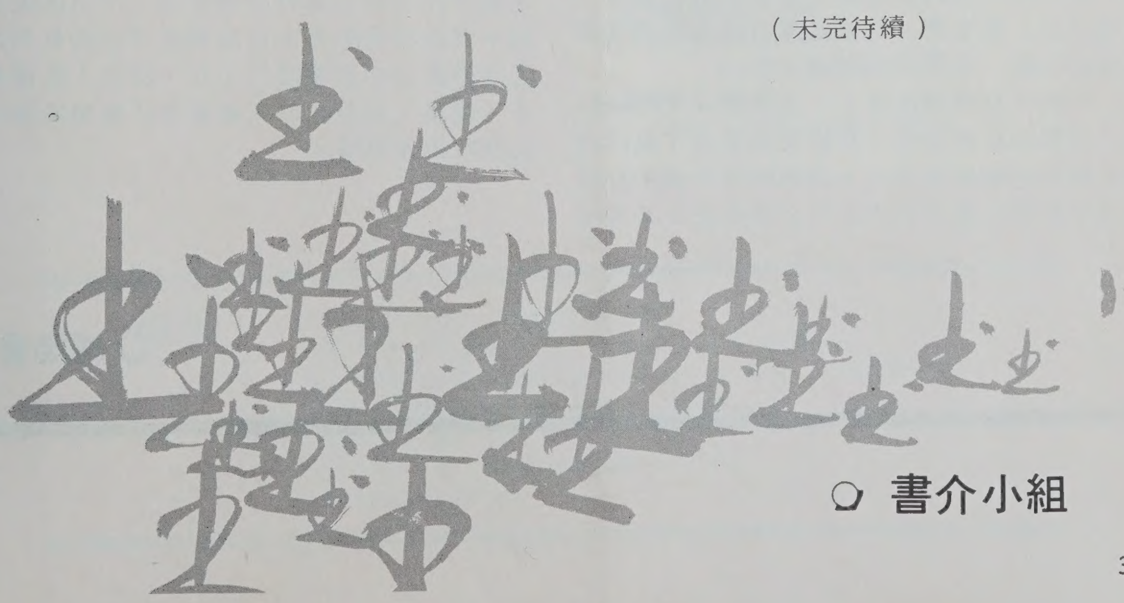
初信的基督徒可有資格去傳福音？我們又怎樣與別人談論信仰？這本書正是針對這類問題，解釋「全人見證」的重要。

作者首先提醒我們作見證要用整個生命，又引用實例來提醒我們怎樣把握機會；至於如何裝備自己，作者就勸我們要多放眼周圍，關心世界，多與別人建立關係，並多留意生活時事，能容易與人溝通，而作見證的原動力乃是我們與主的關係。有關方法問題，就借用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談話的例，闡明作見證的七個步驟，並福音內容的重點。本書也扼要歸納七類信仰問題及回答技巧。

除了在傳福音問題上提供全面完備的資料外，作者更提醒我們門徒生活的重要。每章結尾也有幽默富啓發性的漫畫，頗能點出該章中心。

作者乃國際學生福音團契的幹事，文筆流暢親切，曾幫助不少北美的大學生。雖然作者大多引用美國背景事例，但因爲他對大學校園深切了解，故在同樣書中反而很難找到另外更切合校園需要的著作了。

（未完待續）



○ 書介小組

編者的話

十月中，波蘭樞機主教胡諦華獲選天主教教宗，引起人們對共產國家宗教情況的普遍關注，與及猜測共產政府的宗教政策，或可趨向緩和。在今期，我們試圖簡略地介紹東歐國家的宗教政策，並探討教會在處理與政府的關係時，可能採取的路線及原則，盼望這些討論，可以幫助我們分析及展望中國大陸教會，今後與政府的關係。

香港的教育問題，在近年的社會行動當中，一直都是主要題目之一，基督徒畢業生，有不少是從事教育工作的，然而「究竟有沒有一個基督徒的教育模式？」或「如何貫徹基督徒的原則於教育上？」等討論，始終未能在基督徒中成爲氣候，而且，在這些社會行動的參予上，基督徒往往處於被動，更常犯有對實況「認識不足」的毛病，盼望這期有關教育的文章，能夠引起一些深入的討論。

「現代文學的反叛」，是暑期「文學與信仰」資料小組的文章，它扼要地描述了現代西方文學在主題和形式上，對傳統及宗教的反叛，這些源自非基督徒內心的思想意念，基督徒能夠體會幾許？有沒有人去回應作者在文末提出的挑戰，對這「反叛的文學」、再行反叛？

社會參與這問題，似乎是永遠談不完的，這個問題對大專基督徒的衝擊，是超越了理性的範疇：其中包括了對個性和感情的挑戰；本期幾篇談到讀書、事奉和參與的文章，是在忽忙中完成的，我們冀圖表達基督徒面對這些問題時的各種心態和反應，讀者除了認識一些不同意見之外，可否溝通到說話者內心未有表達出來的困惑？我們極盼望你多點來信，分享你的意見。

今期給讀者介紹一位本世紀的「先知」——陶恕，曾經有許多人從他的著作中，得到靈性的激勵，由於文章要引述很多原著文字，翻譯時未能將作者的原意傳神地帶出，所以用英文書寫。突破影音組和七百同樂會都是基督教在大衆傳播媒介中新發展的工作，謹向大家報導一下。最後，特別推荐大專基督徒團契的書介，給初信的基督徒。

編委會

橄欖第廿期　內容預告

△東歐教會的宗教政策（下）
△工人福音現況探討
△福音派發展
△五四運動基督徒的民族自覺
△大專基督徒的文字工作

敬請留意出版

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

會長	金新宇教授
副會長	喬車潔玲女士
主席	羅天柱（醫二）

橄欖出版委員會

出版主席	林天星（工二）
總編輯	謝準慶（醫畢業）
助理總編輯	謝肖鳳（文二）
編輯	李月娥（文三）
	鄭志樑（工一）
	梁家顯（理二）
	王敏華（理二）
	賴松偉（文二）
	張敬臣（社一）
	麥德任（工一）
	湯國鈞（社一）
文書	何錦環（社一）
業務、財政	金雪花（文二）
宣傳及推廣	劉榮想（文二）
設計	高竟祥（建畢業）

通訊處：香港西營盤郵局郵箱 20379 號
總代理：福音閱覽室　電話：3－674694
九龍德成街2號B 二樓
承　印：藍馬柯式印務公司　電話：5－793443
香港銅鑼灣摩頓台灣景樓十八樓A 2

訂閱八期港幣十八元
（海外訂戶美金六元
或港幣廿八元）
滙票或支票請寄
evangelical reading room

稿例

(一)稿件以中文為主，但亦歡迎英文稿。
(二)來稿請附眞實姓名、性別、及地址，如用筆名則請註明。
(三)中文稿請用原稿紙繕寫，英文稿則請打字及隔行，一紙勿兩面用。
(四)編者有權刪改稿件，如不欲刪改，請註明。
(五)本刊不設稿酬。
(六)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如欲退稿，請附回郵。
(七)來稿寄本刊通訊地址。

橄欖

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雜誌

一份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雜誌
一個作爲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
一度溝通香港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的橋樑

第二十卷第一期　一九七九年一月　

目錄

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出版

零售每本港幣二元五角